

624

27 JUN 1935

✓

行  
署  
同  
油  
順

# 國專月刊

◀ 第一卷 第五號 ▶

## 畢業專業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一日出版  
無錫國專修學校學生自治會發行

# 新 聞 報

# 新 聞 報

晨夕兩刊  
銷數最多  
刊登廣告  
效力最大

上海新聞報館謹啓

地址：漢口路二七四號 電話：九四一六

# 本 期 目 錄

<p>讀經新言.....徐炎文</p> <p>再貫之研究.....徐景權</p> <p>春秋晉軍制考.....龔立人</p> <p>孟子旁通周禮考.....戴漢傑</p> <p>論語之政治觀.....張人駿</p> <p>孟子政治學概說.....李亞崑</p> <p>釋物.....顧遠人</p> <p>六書札記.....黃源澂</p> <p>史記三家注引用書目考略敘例.....向景華</p> <p>劉知幾史學舉隅.....王慎庵</p> <p>中國姓氏源流考略自敘.....萬肇康</p> <p>荀子政治思想概論.....秦桂祥</p> <p>老子數自序.....唐建祖</p> <p>辯韓.....何濟勳</p> <p>管子之民食政策.....鄧怡志</p> <p>墨荀異同論.....任以鈞</p> <p>管子與諸子之關係.....胡嘉祚</p> <p>文氣論.....蔡成璋</p> <p>白香山詩中關於非戰思想及婦女問題之探討.....</p> <p>郭詩入杜甫.....</p> <p>國文教學法之商榷.....</p> <p>對於提倡抑欲節儉之討論.....</p> <p>陽羨古跡名勝誌略.....</p> <p>結綺亭散記.....</p> <p>記鐵臂李事.....</p>	<p>歐陽革辛五首.....錢保康六首</p> <p>粟李二首.....</p> <p>鄭怡惠四首.....</p> <p>張惠藻一首.....</p> <p>王慎庵一首.....</p> <p>王淵一首.....</p>
--	---

# 求書好消息

江陰怡園主人祝廷華丹卿先生年近古稀係遜清吏部書名久馳遐邇得其書者莫不珍爲至寶近因補助印行鄉梓先哲遺書起見特別減潤愛好書法者幸勿失之交臂

## 收件處

無錫西水關唐鳴鳳律師事務所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謝學泰君  
江陰城內祝氏怡園陶社印書局

任家梁贈登

足下的問題請到這裏來解決

無錫新開 **源泰** 唯一皮鞋商店

地址城內中市橋上塘街

特聘京滬技師選料督造最新式最摩登的男女各種皮鞋有比衆不同的特點

顏色美麗 式樣新穎 穿着舒適

價格低廉 經濟堅牢

無論軍警學校團體大幫皮鞋運動跑鞋球鞋等均能定製約期不誤近更聘到專修舊皮鞋技師一經修理宛如新鞋修理限十五小時可取修價特別公道如諸君出門旅行急需穿着者可於三小時修好雖時間迅速決不偷工減料諸君不信請來一試

現在開幕伊始 特闢犧牲部

男女皮鞋每雙自一元起

如蒙 惠顧定必使君得到舒適滿意而歸



申報

資格最老

銷數最大

貢獻最多

館址上海漢口路三〇九號

電話九三二四一八號

四線轉接各埠辦事室

# 讀經芻言

徐炎文

古今中外，無論任何學說，雖可以範圍天地，牢籠萬彙，亦必有其久玉而厭之時，於新時也；則必有新奇可喜之學說，代之以起，惟其為期甚短，大抵如榮華飄風，蚊蟻過目，純係過渡時期所發生之現象。若國家政治宜明之際，吾知其必有取於最精深，最純正，最博大，所謂範圍天地，牢籠萬彙之學說矣。此種學術在我國求之，厥為四部中所首列之經名是已。十餘年前，舉國朝野上下，皆有廢經焚經之議，一二有識之士，怒焉憂之！幾有抱殘守闕之歎。今者空氣，又已變矣。嚮之廢經焚經之議，今且易之以尊經讀經之呼聲矣。此或由國運亨蹇之不同，與夫否泰相因，亦自不足深怪。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其此之謂乎？特是人情喜新厭舊，而趨時附會，以弋聲譽者，恐亦將不少？夫經無所謂新也。讀經無所謂時髦也。而在今日，則成爲極新極時髦之名詞矣。新進青年，苟徒樂其名詞之新與時髦，而不思所以實事求是，則讀經猶之乎未讀經，提倡讀經，猶之乎未提倡讀經也。此吾所爲大懼也。故就私意所及，述讀經芻言。倘亦芻蕘之言，不無微補於高明者歟？

一讀經須知讀經二字之註釋 莊子齊物論稱「春秋先王經世之志。」其解經字，可謂最明確矣。他如「禮者所以經國家。」及「經天緯地曰文」諸經字，亦皆古訓也。仲尼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其所言文，卽六經也。其言文在茲者，殆自謂其能隨世而變也。亦卽莊子「經世」之言也。是六經固可與世變化，而因應無方矣。六經又皆禮也；禮者天之經也。故以禮而言，但曰經可已。以文而言，則有六經，又有六緯矣。荀子勸學篇云，「則禮正其經緯經也。」劉熙釋名本之曰，「經徑也，常典也，言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龍云，「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是經字當以引伸之義爲是。蓋聖賢言語，垂法乎後世，與吾人所共由者，故謂之經。至說文訓經爲織，已不足稱。韋炳麟復逞其好奇之心，謂「經者綴絲聯屬之稱，異於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猶浮屠書稱修多羅，修多羅者，直譯爲線，譯意爲經。蓋彼以貝葉成書，故用線聯貫。此以竹簡成書，亦編絲綴屬。」按韋氏此論，殆猶未悟韋編三絕之理。古之繫聯竹簡，或用絲，或用韋，因名之曰編，不名之

曰經。中印語言殊科，烏可削足適履哉？讀，說文「讀，籀書也。」又「籀，讀書也。」毛詩傳「讀，抽也。」方言「抽，讀也。」蓋讀與籀疊韻而互訓，抽籀古通用字。史記「抽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則抽籀亦作抽矣。抽者，釋其意之謂也，必抽釋其義，而後始可謂之讀。史記諸表序多曰讀，皆謂抽釋其義者也。是讀經貴能抽釋大義，使「枝之蠲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將亦必有事倍功半之歎。此讀經二字，所為急有待於解釋，而今之讀經者，尤不可不前知也。

二今日讀經應有之選擇 所謂經者，自不能踰於盡人所知之十三經也。他若道家，稱老莊之書為經。下及離騷，亦以經稱。此特自尊其所尊，非真可以為經也。故今之所讀。其最廣之範圍，當亦不能踰於前者所言經數。其目的不外於欲明古先聖王相傳人倫道德之要，冀以淑身，冀以教人，冀以善國性而強國家。故吾謂於十三經中，亦須加選擇，因緩急固有不齊，非敢謂其有軒輊之別也。如易之為經，多言天人相與之理，以現代之科學觀之，則其是也。詩賦國風雅頌，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里巷勞人思婦，悲愁感憤，流離，見於於言語之間。以現代之名詞指之，亦可謂文學，與社會學也。爾雅所載有釋名釋

木，則今之所謂植物學也。釋器釋樂，則今之所謂博物學也。釋魚蟲鳥獸諸篇，則今之所謂動物學也。尚書合唐虞商周為一書，周禮儀禮，則亦多詳節文制度之儀，而春秋則類不出於褒貶之義，其大要尤不能踰於今之所謂政治學之範圍也。以上數經，均為今日讀經者第二步所從事之事，若求其第一步之事，則須依照今之倫理學道德學之名詞，以求古經之類似者而精讀之。雖然於古經中，求其如此者，孝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禮記之類是也。（按大學中庸二篇原出禮記因既已別出故亦分論）孝經偏重喪祭，可以反澆漓之俗，而敦淳朴之風。論語孟子，詳言立身成人之道，而內聖外王之學具焉。大學中庸，極論治國平天下之方法，廣大精微，而歸本於修身慎獨。禮記一經，開宗明義，即示人以敬，其義微矣。其中所載，亦多有裨於今之教育，所謂古先聖王相傳之人倫道德，此數經亦已具焉無遺矣。今之讀經者，苟能先從事於此，則庶乎不至失緩急之宜，而亂先後之序也。此外春秋左氏傳，雖屬政治學之範圍，然亦宜讀之。其於各國戰爭之情勢，與今之世界列強，亦均相似。讀之可以開拓胸襟，而弱肉強食之情形，亦可以知其有自來也。

三讀經宜戒除之二弊 所謂戒除之二弊者，即戒除怪

異之說，附會之談也。此豈時胡撰安，曾以之規研求國學者。吾謂讀經，亦須如此。使存一好奇之心，搜拾一二事，遂彼此鉤稽，穿鑿附會，而為怪奇可喜之論，如廖季平所載之西方美人，即指今之美國人之類是也。大抵近今治學者，猶多有此失，因持中庸之論，未易弋名譽，與動人之視聽耳。

四讀經宜求真解 所謂求真解者，即不妄信古人之註。後生末學，自不可輕薄古人，但於其未當處，至少亦須具有一種闕疑之態度。苟一味信法古人，則誤仍其誤，謬因其謬，此真經學之不幸也！他經之注姑不論，即以大學中之格物二字言之。此二字屢成古今懸案，解之者至有七十三家，皆紕繆未得其旨。康成訓格為來，可謂得之。其訓物為事，謂「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已輕轉不可解。其後解者愈多，而格物二字之真義愈晦。至吾師鐵生顧先生，始揭明物為人物之物。其訓格字，亦與康成同。是格物二字，正宜作招來天下之人物解。所謂集賢才以謀國是者也。由今觀之，格物二字，本淺顯易解。乃其義至湮晦數千年，至顧先生出，而真義始明。蓋自來訓格物者，其誤皆在於不知以物訓為人。故愈求深奧，愈窒塞難通。殊不知古書之以物為人者，亦正不少。

。中庸之「天之生物也，必因其材而篤焉。」詩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管子之「明主之官物也。」他若劉邵所著之志，以人物為名。此諸物字，非人物而何？使猶作事物解，其尙可通乎？此吾所為謂今之讀經若，須求真解也。

五讀經須分類以求其意 昔蘇東坡有云：「讀書須數過以盡其意，每次作一意求。」此即教人分類讀也。近儒武進沈友卿曰：「讀論孟須分類講解，觀其異同，如問孝為一類，而答各不同。更引他處言孝者，比類參觀之，知其所以同，即知其所以異。」是讀經分類之法，尤不可不講求也。如禮記一經，有言家庭教育者。有言學校教育者。有言社會教育者。其尤當注意者，即古代教育與社會不分，且無兩相隔膜之患。近今日本教育，頗具我國古代教育之意味，讀者苟分類以求之，則知我國今日教育之制度，猶未足稱完善也。

六讀經須身體力行以期致用 經書中所載古聖賢一段生氣，千載不可磨滅，如論語「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孟子「貧賤不能淫，富貴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禮記「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劫之以衆，阻之以兵



「至死不更其守。」試思此種精神，何等純正！何等闊大！讀者若能細心領會，自無卑鄙齷齪之態。以之行己，則道德何患不日益隆？而令聞不日益彰耶？以之救國，以之禦侮，自亦無退避畏縮之態度。而勇敢之精神，又將無敵於天下。故謂讀經，而國性因之以善，風俗因之以醇可也。

。因讀經由今日之積弱，而變為未來之強盛可也。謂讀經而足以救國家之危亡，拯民命於水火亦可也。然則今者讀經之運動，其我國前途之一大關鍵乎？此吾所為急欲與今之讀經者共勉之也。

## 禹貢之研究

徐 林

### 1. 緒論

禹貢為尙書夏書之首篇，為史部地理州郡諸志所由昉，故鄭氏漁仲曰：「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之言山川者，未有不本於禹貢，而能識其指歸者也。」今歲余治史記地理，因頻及於禹貢，旁搜遠紹，細為條分，為革新之研究，而先成此數則，以質於大雅云。

### 3. 今古文攷

不肅然起敬者非人也。

2. 禹貢釋名  
禹貢者：禹平治水土，史臣所記，包山川田賦貨寶而貢，故名貢。吾聞虞史伯夷，未知此仍即伯夷所記否耶？大學云：「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水土得禹而平，財用因禹而有，故孟子曰：「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又曰：「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得居得食，功在萬世，讀禹貢而


(一)今文 秦火而後，典籍淪亡，濟南人伏生，故為秦博士，（伏生名字，史記漢書均無考證，江氏聲據後漢書伏湛列傳云：「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按此可信也。）壁藏之，亂定求藏書，僅得二十八篇，教於齊魯之間，當時言尙書者，惟伏生一人，伏生以尙書教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張生為大小夏侯尙書學之所自出，歐陽生為歐陽氏尙書學之所自出，此今文尙書之學元始於伏生。今今文真本雖亡，然尙書大傳猶有殘本，歐陽夏侯遺說，俱有輯本，不全無可徵也。

(二)異古文 漢書藝文志云：「古文尙書者，出孔子

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子裔孫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遭巫蠱事，未列學官；然學者遞相授受，師說有人，及東漢賈逵爲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而古文尙書遂顯於世。今漢書地理志，引禹貢多存古文字，當卽真古文尙書。唐五經正義，雖用梅本，不用馬鄭本；然梅本與班志不相抵觸者，卽古文也。况馬鄭遺說，固猶多可考者乎。

(二) 僞古文 陸元朗經典序錄云：「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尙書。」（按此清世學者皆云，出王肅僞造，非孔壁真古文尙書。）又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篇，合僞古文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卽今通行之尙書也。按孔子刪定尙書百篇，因秦火而殘缺，禹貢一篇，今雖僅存僞古文本，然梅本除僞造各篇之外，固猶仍襲用伏鄭舊本也。近日疑古之徒，疑心生暗鬼，誣禹爲蟲，武斷禹貢爲戰國末年之作品；生心害政，國何以堪！毀滅祖國固有之文化，陰爲白色帝國主義，赤色帝國主義之先驅。莊生有言，「哀莫大於心死；」其心已死謂之何哉！

#### 4. 九州名始攷

書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蓋九州之制由來久矣。說文云：「州水中可居者，從重川，」篆文作，其三空白處，卽三島也。大地初出水面，僅有高山浮露水際，人類卽居其上，三而三之則爲九。肇自人皇分爲九州，女媧撥亂，再奠冀州；故神農以前，有大九州；大九州之名，見於河圖括地象，及淮南子地形篇；黃帝於神州之內，更分九州，顓頊亦定九州；然則禹貢之九州，繼往開來，至宏遠矣。印度詩人台峨爾 Tagore 曰：「西洋文明起自希臘，其民族歷古今，皆浸潤於岩堡城市之中，其人生觀爲封執，爲畛域，爲壁壘森嚴，故西洋文明，實城市之文明。東洋文明，則產生於廣林漠野，其人生觀爲闊達，爲胸無城府，故東洋文明，可謂森林之明。」此言不謬，試舉例以證之。

(一) 爾雅云：「林蒸君也。」蓋古之部落，其酋長多深居山林，故後世譯古代林蒸之名，卽君主之義。

(二) 尙書有「四嶽」之名；古者諸侯之長，多居山嶽，故以嶽爲朝臣首領。曰四者：則有分州之義也。

(三)孟子云：『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此古者相傳之稱，至戰國猶未廢也。洪水以前之民，咸居於丘上，故以高丘爲州，此可證也。

(四)管子云：『古者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

此古人尊其先世君主，如今日國民政府舉行民族掃墓是也。最古大部強酋，多居山嶽，故後之爲帝王者，雖已奠都造邑，亦必循古代之儀式，登山行禮，然後始得爲人君，而朝萬衆，近古君主，有大事必告於太廟，亦此義焉。

觀上諸證，可知九州之名，實始於名先出水面之高山，而後始漸及於大地也。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是實爲帝（按天皇與於昆侖，此云帝即指天皇也。）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司天之九部；』天言其高也；天之九部；即昆侖最高之九峯，而別分之爲九部也。劉恕通鑑外紀云：『人皇兄弟九人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謂之九圍，各居其一，而爲之長。』補三皇本紀云：『人皇九頭，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九州之名已俱，而其疆域亦漸及於大地矣。周公戰錄云：『黃帝割地，布分九州。帝王世紀云：』

### 5. 論禹導黃河之缺點

、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九州，顓頊帝所建。禹貢注解云：『舜肇十有二州，上繫十二次，及禹平治水土而後，復分天下爲九州。』按洪水以前，百川沸騰，山冢率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滄海變遷不知凡幾；求天皇人皇黃帝顓頊之九州，與禹貢九州比較，其疆域必不同也；雖然境有大小，而畫分爲九，則歷久相沿而不變焉。此九州由來之大略也。

傳有言曰：『微禹之功吾其魚乎。』史家推論，尤以導河之功爲最大；河源出青海，北流塞外，盤曲而南，經萬山之中，匯百川之水，乘建瓴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壞山襄陵，禹因而疏之，千百餘年，中國不被河患，河患之作也，萌於周季，而浸淫於漢，橫潰於宋；自宋以來，淮濟南北數千里之間，岌岌乎皆有爲魚之懼矣！此非夏禹始料之所及也。考其遠因，實爲黃河遠走漠北，流經陰山，沙泥浸入水中之故；沙泥與水俱流，高山流急之處，猶難停滯，待至武陟而東，悉爲平地，河水流行甚緩，於是泥沙沈澱，繼長增高，故有潰決之虞。魏煥九邊考曰：『陰山而北皆大磧，磧東西數千里，南北亦數千里，無草木

，不可駐牧；」故今人謂陰山以北，曰漠北，陰山以南曰漠南，其地土疏水濁，偶有風動，則飛沙避天；禹導河不擇土壤堅硬之處，而經此沙漠之區，致遺後代黃河決隄之患，斯所謂智者千慮，而有一失者也。余嘗考禹貢山川，證以諸家之圖，始知此失；使禹當時能引黃河之水，由皋蘭至西定，鑿通盤山，至通渭縣入渭水，將渭河略加拓寬，直貫陝西，入河南境，河身直，而流急，則泥沙不易沈澱，且又無沙漠地流沙侵入；如是則中國永無河水之患矣。計鑿盤山功程較鑿龍門砥柱爲尤易；而其計不及此；此非吾輩後生者之不幸耶？何患不已，國計民生靡所止定，尙望吾國民，繼繼神禹之精神，修神禹未盡之事業，則吾中

## 春秋晉軍制考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霸主盟會征戰之局也；五霸之中，晉霸最久，幾與春秋相終始，其兵威之盛，亦遠勝他邦，自一軍（晉本大國，自曲沃武公以支子奪宗，魯莊十六年，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從小國之制。）以至六軍，僭擬王室，赫乎盛矣！迨悼公伐秦師歸，乃復周家大國三軍之制，迄春秋末，遂不復更；然而公室卑而世卿

華民族當有復興之一日。

### 6. 結論後代禹貢專門著述之大概

古今注禹貢者，將數百家，自宋傅寅禹貢說斷，毛晃禹貢指南，程大昌禹貢論出；後之學者，各本其時世以說經者，又數十家；逮乎有清，學尙考據，胡氏涇著禹貢錐指，博證羣籍，折衷定論，精核典贖，此爲冠矣。今者五洲棟通，學者考古，又多證之以新義，如吾師姚氏孟塤禹貢注解，論「東漸於海」則云：「太平洋大西洋，及地中海，無不爲此海字所包括。嘉定廖世功，謂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即今之蘇彝士河；於是益見經義之精微，疏通知遠之所以爲書教也。

徐景賢

強，政由家門，權日下移，終成三分之勢；嗚呼，考其軍制升降，亦治亂得失之鑑也。

### 中軍將佐

始見僖二十七年傳，蒐於被廬作三軍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正義曰，軍行重者居中，故晉以中軍爲尊，而上軍次之，其二軍，則上軍爲尊。

按晉中軍本司徒之職，以信侯諱，廢司徒為中軍，自襄侯以前，未入春秋，故其時軍制不著；又中軍將亦稱元帥，僖二十七年傳作三軍謀元帥是也，亦稱將軍，昭二十八年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也，後世設官，有將軍元帥等名，實濫觴於此。

上軍將佐

始見閔元年傳晉侯二軍公將上軍 按此公自將也。

次見僖二十七年傳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 按

此卿將也。

下軍將佐

始見閔元年傳太子申生將下軍 按此世子將也。

次見僖二十七年傳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 按此卿將

也。

三行

僖二十八年傳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石行

先蔑將左行 杜注：三行無佐，疑大夫率。

新軍將佐

僖三十一年傳蒐于濟原作五軍以禦狄 杜注：罷三行

，更為上下新軍。按晉語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

，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文六年傳蒐于夷舍二軍 杜注：復三軍之制。

成三年傳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鞫朔韓穿荀驪趙旃皆為卿

杜注：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鞫朔為新上軍，

韓穿佐之，荀驪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有三軍，

今增此為六軍。按此杜依傳文序次而說之也。十

三年傳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 杜注：旃代韓厥，至代

趙括。正義曰：新軍不言上下，是新軍唯一，知新

上下軍于是罷矣。襄十三年傳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

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 十四年傳舍新軍

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

也 按此晉悼公損四軍而復三軍制也。

中軍大夫 上軍大夫 下軍大夫

僖三十三年傳文公以卻缺為下軍大夫 按晉三軍大夫

始見于此，言下軍則中上軍可知。宣十二年傳趙括

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鞫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

軍大夫 按此可證晉三軍皆有大夫也。

尉 中軍尉（有佐） 上軍尉

閔二年傳羊舌大夫為尉 杜注：軍尉 成十八年傳卿

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鐸遏寇

為上軍尉 正義曰：此惟有中軍上軍而無下軍之官者

，蓋時下軍無闕，不別立其官故也。按國語以中軍尉爲元尉，上軍尉爲與尉，而左傳自有與尉，襄十九年傳軍尉與尉皆受一命之服是也；又襄三十年傳廢其與尉，正義曰：服虔云：「軍尉與尉，主發衆使民，」于時趙武將中軍，若是軍尉，當是中軍尉也。則中軍尉亦稱與尉矣。

司馬 中軍司馬 上軍司馬

僖二十八年傳祁曄奸命司馬殺之。按此當是中軍司馬。宣十二年傳韓厥爲司馬。成十八年傳魏絳爲司馬。中軍司馬也。籍偃爲之司馬。上軍司馬也。襄三年傳張老爲中軍司馬。四年傳鄆無賦於司馬。杜注：又掌諸侯之賦。十六年傳張君臣爲中軍司馬。十八年傳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二十九年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昭十三年傳羊舌肸攝司馬。定六年傳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正義曰：中軍司馬，晉國大夫之最尊者。十三年傳上軍司馬籍秦圍郟。按國語以中軍司馬爲元司馬，上軍司馬爲與司馬；周禮夏官：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與司馬上士八人；而晉皆大夫爲之，不與周禮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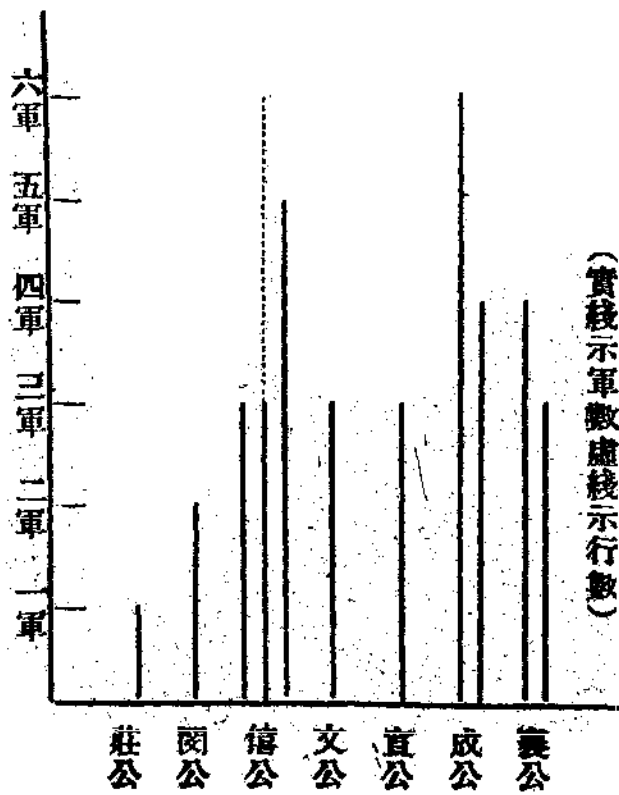
七與大夫

與師

僖十年傳殺平鄭祁舉及七與大夫。杜注：侯伯七命，副車七乘。正義曰：每車一大夫主之，謂之七與大夫。襄二十三年傳唯魏氏及七與大夫與之。正義曰：僖十年傳杜謂副車，則此七與大夫，杜亦謂主副車之官也。

成二年傳與師受一命之服。杜注：與師主兵車。

晉軍制升降簡表



觀於上表，可知晉軍制先後凡八變，魯莊十六年，僖王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爲晉侯，從小國之制，此春秋晉軍制之始也；閔元年，獻公作二軍，比於次國，此一變也；僖

二十七年，文公作三軍，復大國之制，此再變也；二十八年，增作三行以禦狄，此三變也；三十一年，作五軍以禦狄，此四變也；文六年，襄公舍二軍，復舊制，此五變軍

；成三年，景公賞鞍功作六軍，此六變也；十三年，厲公罷新上下軍，此七變也；襄十四年，悼公舍新軍，復周制，此八變也；爲欲觀其升降，故表之云爾。

## 孟子旁通禮記考

龔 權

禮記大傳篇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嚴宗廟，嚴宗廟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此以親親爲治平之本也。又祭義篇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養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此以親親長長爲治平之本也。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亦以親長長爲治平之本也，與禮記義相旁通。

曲禮篇曰：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禮器篇曰：先王尙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大傳篇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曰舉賢，曰使能，樂記篇曰：爵舉賢，則政均矣！坊記篇曰：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

言人君貴尙賢能而不吝於班祿也。儒行篇曰：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蓋賢能者，國家之本，故孟子論政亦曰：尊賢使能，與禮記文義實相脗合。

經解篇曰：上下相親謂之仁，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樂記曰：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表記曰：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儒行曰：戴仁而行，抱義而處，表記曰：仁多則人親之，義多則人尊之，仁義者，實修齊治平之本也。故孟子曰：仁義而已矣！又曰：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究其義實本於禮，而又旁通於禮也。

檀弓篇釋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與

孟子答齊宣王問禮爲舊君有服一章，義實相同。蓋君臣之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君能以恩義待臣，則臣亦以恩義事君，而爲之反服矣。

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卽孟子所謂般人七十而助是也。助者藉也！借民力以治公田，故不納稅於民也。王制曰：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卽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關市譏而不征是也。王制曰：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卽孟子所謂斧斤以時入山林是也。王制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附從輕，赦從重，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此皆孟子省刑罰之意也。

月令曰：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又曰：勞農勸民，無或失時，此卽孟子所謂不違農時，孔子所謂使民以時是也。

文王世子曰：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亦卽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是也。

禮運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使老有所養，壯有所用，

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謂大同。孟子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卽天下爲公是也。又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卽選賢與能是也。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卽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是也。又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卽老有所養，壯有所用，幼有所長是也。又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解寡孤獨，卽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也。又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卽男有分女有歸是也。

坊記篇孔子曰：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孟子士非爲貧章曰，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卽辭貴不辭賤是也。辭富居貧，卽辭富不辭貧是也。

儒行篇曰：儒有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卽不充詘於富貴是也。貧賤不能移，卽不隕獲於貧賤是也。由此觀之，儒家氣節，豈不高且尙哉？

王制曰：王者之制禮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



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與孟子答北宮僑之問文義多同。

射義篇曰：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仁者如射一節，與此文義正同。

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孟子曰：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亦此篇之義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與禮記玉藻所謂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義實相同。

祭義篇曰：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與孟子萬章篇所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同一意也。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與孟子所謂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義實相同。

祭統篇曰：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歿則喪，畢則祭，與孟子所引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同一意也。

三年問曰：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隳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蹠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又曲禮曰：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此二文均與孟子所謂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義相旁通；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即大學所謂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是也。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數言者，可賅大學全書之旨，蓋萬物皆備於我，格物之本也。反身而誠，修身以誠意為本也。強恕而行，所藏乎身者恕，絜矩之道也。是以大學一書，以辨義利終，孟子以辨義利始，大學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文義實遙遙相印證。

大學曰：德者本也！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才，此以德為治國安民之本，與

孟子所謂輔世長民莫如德，同一義也。

孟子之學得力於養氣，而又歸本於集義，集義者，察識四端之發，窮究事物之宜，即大學所謂知止，中庸所謂明善是也。

孟子曰：修身以俟，所以立命，又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與中庸所謂君子居易以俟命，文義正同。

中庸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蓋邇者卑者，即孝弟是也！何以見之？嘗考諸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考諸孝經首章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未有不孝弟而能取信於人，故孟子曰：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其義與中庸實相發明！

中庸曰：天下之達道者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昆弟，曰朋友，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亦中庸之所謂五道也。有是道斯可謂之人，無是道則淪於禽獸，凡爲人者，無不當由是五道而行，故謂之達道，達道者，天下之人所共由也！

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孟子則曰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也！中庸言誠之，孟子曰思誠，何也？蓋思誠者誠之本也！凡人當念慮初萌之時，而察其意之誠否是爲思誠，念慮既萌之後，因其意之誠而固執之，是爲誠之，由是可知思誠之幾，蓋在乎誠之之先，而爲求誠者最初之功夫，所謂莫見乎隱，莫隱乎微，遇人欲於將萌，存天理於將滅者此也！

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人之性，即孟子所謂察於人倫是也。盡物之性，即孟子所謂明於庶物是也。

中庸言天命之謂性，自誠明謂之性，而歸功於博學審問，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可見中庸一書，未嘗分德性問學爲二也！而孟子深得子思之傳，故其論德性最爲精詳，然亦未嘗有所偏重也！故曰：好是彝德，曰知其性，養其性，又曰：博學而詳說之，又曰：萬物皆備於我，與中庸所謂德性，其例則一也。

禮記一書無往而不言禮，如曲禮篇曰：夫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運篇曰：夫禮者，君之大柄也！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所以考制度，別仁義，亦所以治政安民也！又曰：禮必本於太一，故禮

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所以養生送死，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禮器篇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哀

公問篇曰：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之交也！故孟子曰：無禮義則上下亂，此亦以禮爲重也。

### 論語之政治觀

郝立人

儒家之學，不自孔子始。然集儒家之大成者，孔子也。孔子歿而儒分爲八，其學當不僅見於論語。論語者，其爲孔門一派之弟子所記者乎？然大抵可因論語而窺見其略也。茲就政治一端而論之，孔子生於二千四百年前，其學說思想，當然因時代而產生，不能一一實行於今日。然有研究之價值，不可誣也。爰草此篇，願與今之談政治者，一商榷焉。

(一)正身 儒家學說，最重以身作則，故孔子論政，以自正爲本。『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欲天下國家之治平，必須自正其身；正身，固政治之根本也。能正其身，則其教自見。雖然，正身一事，亦祇問其出令時之身正與否耳。

故孔子曰：『既仕，不可不察。』一察與今法律不測既在，同一原理也。史記孔世家，言叔梁紇與顏氏，感合而生孔子，則孔子之爲人，其質也。牛之爲物，其質也。公輸若其兄共伯而自立，後世遂稱爲人。唐之爲公，其質也。兄弟承乾而自立，然其賦之治，刑罰不用，禮樂興，則皆當指其出令時之正而論之。故不常測既在也。若測既在，則吹毛求疵，則古無其人矣。

(二)重禮 禮者，文明野蠻之所以別也。有禮則文明，無禮則野蠻。禮者，上之所以使下，而非下之所以事上也。故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又曰：『能以禮讓爲國乎，則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秦漢以下，禮之所以使民無禮，江河日下，而中國至矣。乃有本如彼蠻野後進之國者矣。至於法與禮之不同，則本乎天者親上，故禮之造乎從心。亦者，天垂象也。本乎

地者親下。故法之造字從水。水者，地之準也。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其詳尙當別論之。

(三) 德治 儒家任德而不任法，源於古者明刑弼教，刑期無刑，故重視德治，遠逾於法治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此言以德化民，民心自順，不須刑罰也。孔子更言法治德治之效驗，使人自擇其短長。如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蓋以法治者，法有時而潰。以德治者，德澤深結乎民心，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此孔子舍法而論德，良有以也。然孔子唱導三年之喪，即滅殺人口之政策不行，列國人口日繁，則又安得不傾向於法治哉。

(四) 尊賢 四海之大，幅員之廣，非一人之力所能治，必須招徠人物，登庸賢材而共治之，此五帝三王所以致邦治之隆也。『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樊遲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此舉直者，即舉賢也。『仲弓曰：『焉知賢材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己之知識雖狹；果能求賢若渴，力舉所知，人皆知其好賢，己所不知，人

亦將薦之。進一賢而衆賢當并進也。然春秋列國，世卿執政，遂使尊賢大政，付諸泡幻也。

(五) 薄稅 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封地。其財政別有來源，故對於人民，可以薄稅也。有若對哀公之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尙是廣泛言之，獨至季氏富於周公，而再求爲之聚斂，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則深知季氏坐擁富源，而又使爪牙剝削小民，故孔子大不以爲然。後世不知爲國家謀富源，而薄稅之說，高唱入雲，遂使國家陷於破產不進化之域，此又孔子之罪人矣。

(六) 均產 孔子以社會易亂之原因，由於產業不平均。產業不平均，實禍患之本。故曰：『丘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今之外國富源，盡入資本家之手，而多數人民，俱有貧窮之患，正坐不均之故耳。吾國數千年來，奉行儒釋兩家之教，可謂均矣。然三年之喪不行，人口繁殖之速率，大有一饑饉齊萬僧之恐慌，則不患不均，而患不足矣。故十年一小亂，百年一大亂，豈得已哉。至如『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亦之適齊也。乘肥馬

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濟富。」又曰：「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此不過朋友之交際，無關國家社會之政策，可勿論也。

(七)教養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此孔子先富後教之政策也。管子曰：『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節。』則王霸同用此

## 孟子政治學概說

戴漢傑

自春秋而後以至於戰國之世。『諸侯皆以攻伐爲善，以詐譎爲智。』而臣之事其君者。更助之以『富國強兵戰勝弱敵』之術。於是『殺人盈野』『殺人盈城』之事。竟習睹而莫怪矣。孟子生逢其世。目擊其狀，欲有以救當時之亂。故標性善之義。性善者，以仁爲本。推仁心而爲政。以匡時救世。是卽仁政也。

### 一仁政論

孟子主性善。而政仁者。卽以一人之善性而善天下人性之工具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

術也。此種教養政策，固以先養後教爲原則。然究其極，則教養二者，互相爲因，互相爲果，今世列國之教育現象可徵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食，兵，信，三者。立國之三要素也。後世食不足以裕民，兵不足以抗敵，信不足以團結，而猶自號於衆曰：『吾尊孔也。吾崇儒也。嗚呼！孔子有知，其在天之靈，豈受妄人之厚誣哉。』

之政。』卽以一己之善性而推之於天下人也。爲政者。能以仁存心。則民有飢溺之憂。離散之苦。必能爲之設法而善救之。如『堯視天下之溺猶己溺。文王發政施仁。必先解寡孤獨。是仁心發於內。而自外澤於民也。自來君長之設。所以爲民謀福利。仁政之施。非一人之私惠也。實爲民上者。應行之事耳。但不發之於仁心。決不能急民之急。故孟子不以有善政爲可貴。而所貴者。爲民上不失此仁心而已。爲民上而不失仁心。雖無善府可觀。決不致以政殺人。不以政殺人。較之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之政。已不可同日而語矣。故孟子每謂『先王

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貴在不失此仁心也。所謂『先王不忍人之政』何也？即盡君職應爲事耳。『禹抑洪水』。『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周公兼夷狄。驅猛獸。』皆爲政者所應行之事也。他若『驅歌詠獄。』『勞來匡直。』以及『井田學校。』『送死養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無非行其所應行事耳。行其所宜行之事。而必資之於仁心者。以仁心存之於中。而後能盡爲民之事。故孟子言仁政。必以仁心爲本也。

## 二 民貴

孟子以君之與民。雖有上下之分。實因職事而異。故民之事君。君之治民。皆爲共同生活應爲之事。非有尊卑之異也。且人之生也。天性皆同。人性既同。則平等之原則。已由先天造成。尊卑之分。皆由後來而異。孟子主『性善』。故不貴人而有尊卑之分。而貴先天平等之性。以『性善』爲人類平等之原則。則人之賢不肖。視人之自爲耳。爲善則可以爲堯舜。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又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人有可爲堯舜之資。而不爲堯舜之行。皆爲人所棄。故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然則人有善性。貴在爲善。若不爲善。卽失其平等之地位。雖貴

爲天子。實獨夫耳。

人類既皆平等。則民於民。固不應有暴寡脅弱之事。君於民。更不應役民而自養。且君長之設。所以爲民。必盡一己之力而爲民之事。方爲克盡厥職。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君與國土。所以養人也。其可以養人者反害人乎。自春秋以至於戰國之世。皆以君者乃天之驕子。國與民者。乃君之私有之物。故役民而自養。認爲理之當然。而不知君長之設。以爲民也。故孟子特明君民之義。有職事之異。而無貴賤之分。民爲邦本。則民較君更爲可貴。故有天下國家者。當先得民心。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而爲諸侯。得乎諸侯而爲大夫。』天子諸侯大夫。受命雖各有不同。而所以爲民則無異。故必先得民心也。得民心之道何如。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以有天下國家者必先得民心。卽欲以國家之主權操之於民也。孟子萬章篇曰。『萬章曰。堯以天下與人。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人與之。』孟子之所謂天。卽諸民而言。故引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天不能自視自聽。必欲假民之耳目以爲視聽也。爲

民上者能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人與之。人與之。則天亦與之矣。是孟子欲以天子黜陟之權操之於民之論也。

### 三尊賢禮臣

國家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尊禮賢士。非特儒家爲然。卽各家亦莫不如是。惟各家尊賢。尊其能而不尊其行。以事賢者志在救世。苟國家有事。雖卑身以進可也。儒家則否。既貴有能之士。尤貴有人格之人。若人格有損。能雖足以周知萬物。亦不足貴。蓋以個人之人格，與國家之人格關係甚重。苟個人人格高尚。國家人格亦高尚。個人人格有虧。國家之人格亦隨之而虧。故「伊尹割烹要湯

。」墨子韓非皆然其說。孟子力辨其非。則知儒家之尊賢。首尊其行而其次則能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荀子曰。「權利不能傾。羣衆不能移。天下不能蕩。」此皆以個人之人格。較一切爲重也。故士能窮則獨善其身。而後能達則兼善天下。有國者。知其賢。不降禮以尊之。則不足以行其道。故孟子曰。「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蓋賢者志在救世。其出仕也。卽欲以道殉身。故不降禮以尊之。則不足以佐君而治民。

國君於賢者既應尊敬。於臣僚亦應有禮。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此言君臣之間非禮不行也。儒家重禮治。故下之禮上。所以事君。上之禮下。所以治民。若君無禮於臣。雖親之愛之。則等於豕交獸畜。其可以佐君而理民乎。故人非三尺之童。必不受也。忍而受之。必不能格君心之非。不能格君心之非。則無以理萬民。此孟子所以惡妾婦之道。以順爲正者也。」

### 四反功利

孟子初見梁惠王。惠王卽有利國之問。孟子對以仁義。後遇宋牼於石丘。宋牼以利說秦楚罷兵。孟子亦勉之以仁義。蓋孟子以仁義爲利。而以利爲自私之利。故雖天下之公利。甯謂之義。而不謂之利。蓋人苟以仁義爲動機。則於義有不可之事必不爲。其應爲之事。不以其力不及而卽止。若以利爲動機。則有計於得失。苟事遇利多而害少。則必損彼以益此。宋牼以利說秦楚罷兵。秦楚之公利也。然苟以利爲動機。則秦楚有利可尋。不惜糜爛其人民以攻人之國矣。若以仁義爲動機。則知攻國殺人之爲非義。必不爲矣。故以仁義爲利。方爲真利。以利爲利。必至利

未至而害先及。此孟子所最反對者也。且孟子主性善。而最足以損人性者則爲利。故墨子以節葬短喪以利天下。而孟子則主厚葬久喪以盡人心。其與墨者夷之辯薄葬之說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矣。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地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嘔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葬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又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九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棺槨也。然後盡於人心。』由是可知孟子所以主張厚葬久喪者。使民『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其利誠大也。節葬短喪於社會雖有利。而使民害其本心則大害也。故孟子凡有害於本心之利皆所不取。

### 五行仁政之方略

孟子之論仁政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

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則不王者。未之有也。』民必免於飢寒之苦。而後可申之以孝弟之義。此即孔子先富後教之意也。但當時井田制已久廢。土地或諸侯據爲己有。或豪強兼併。而農民無立錫之地者頗多。彼輩既不能耕以自給。其能不爲軌外之行乎。欲民不爲軌外之行。必先使之有恆產。欲民有恆產。必實行井田之制。是時井田制久廢。首部工作。必先正經界。故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正經界。均井地。所以使暴君污吏不得侵佔民田。而小民可分田而耕也。民有田可耕。則自能興於仁矣。孟子行仁政之目的即在於茲。但當時因戰爭故。諸侯皆以國用不足。故必慢經界。而後可自由徵稅。若實行井田制。則賦有定法。而橫徵暴斂之事。無以復施矣。故開行此制。皆大爲反對。如滕文公言。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可知井田制實難復行於當時也。井田制不能復行於當時。此孟子所以不容於時歟。

## 釋物

張人駿

說文牛部物下云：『萬物也。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

於牽牛，故從牛，勿聲。』許君釋字義，多有望文生訓之



嫌，此亦其一端也。「天地之數起於素牛」一語，約係陰陽家言，西漢五行陰陽之說盛行，經生儒士，莫不受其影響，故章太炎氏嘗謂：「董仲舒夏侯始昌京房翼奉之流，多推五勝；又占天官風角，與鶻冠同流。」（國故論衡下原備）許君釋「青」「赤」諸字，亦指為東方南方……之色，足徵其亦未拔乎流俗。而此乃謂物之造字，依於天文，尤悖夫事理之常，見其鑿於陰陽家言者深也。

按物既得聲从勿，其義亦當由勿演變而來。說文勿部勿下云：「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則物之字義，初亦有旗義，然後引申而得他意。以屬度之，先民部落雜處，各率其圖騰，遇有徵召，以勿為識。故許云：「所以趣民」也。（滿清未入關時分其民為八旗猶此意）勿上所繪之徽識，即各旗所奉之神（圖騰）。以蛇名族者，勿上繪蛇；尊翠鳥之族，其勿上所繪，遂亦為翠鳥。因先民圖騰，多取自自然界中，故人一言及勿，即恍惚見勿上所繪，因而連念及自然界中之種種萬彙。設假日久，遂直襲勿之名，名字宙萬象萬類，亦曰勿矣。迨後字義嬗易，勿之本義全晦，而專假為語詞。後人因遞增意旁，以為別白，字遂作物。其所以不以他字為幅旁，而獨有取於牛者，則以吾國農業發達甚早，牛為常

見之物，而其與人之關係又最切，故取以為用耳。

顧惕生師嘗謂：「吾國文化為牛之文化。牛之用最大；於諸畜中亦最尊。惟大祀始推牛，而太牢亦為尚食，與崇犬之西方文化異。」則物之从牛取義者，固有由矣。此許君所以有「牛為大物」之言哉。

且勿之本義為勿，亦可求之經史而得之。周禮春官宗伯記司常之職曰：「司常掌九旗之物名，（鄭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雜帛為物。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大夫士建物。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夏官大司馬曰：「中夏教芟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家以號名。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鄉遂掌物。（鄭注云鄉遂鄉大夫也）」大常與物皆為旗屬，而掌之於太常，其物又制以雜帛，是物勿同字，蓋可見矣。且其言曰「家各象其號」「家以號名」，尤明見其為先民圖騰之餘，而信吾前言之不謬也。

且左傳記隨武子（士會）之語曰：「百官象物而勳，軍政不戒而備。」物者何？杜註曰：「物猶類也」正義曰：「類謂旌旗畫物類也。」（宣十二年傳）國語亦有「案物則可以戰」之言（吳語）章昭解曰：「物謂旌旗物色徽幟

之屬。」是物之古義，降及周衰而尙存。余因是而多會古書之解矣。往讀春秋左氏傳至宣三年王孫滿之言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鬪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爲之備，使民知神恣。」若不會「鬪物」「象物」之意。夫銘功頌德之鼎，而以物飾之，其真何所取義哉？蓋物皆各族圖騰，其時各族皆臣服於夏人，故禹鑄之於鼎，以彰勳伐也。

先民所奉之圖騰，其取材不論人、神、鳥、獸，（更有拜火者）範圍極大。物義既由勿上所繪徽識引申而出，故其涵義初極廣漠，舉凡天壤間有形象跡兆可求之事事物物，皆可以物爲名，而不必如後世之別人於物外。此荀子正名所以謂「物爲大其名」，春秋繁露謂「物爲洪名」（天地陰陽）而許君亦以萬物爲訓也。

考大戴禮記文王官人之法，六徵之三曰視中，何謂視中？「以其中處其氣，初氣主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柔精濁好惡，以其見，占其隱也。」（文王官人第七十二）此謂初之人，以物統人之證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孟子離婁上）趙注訓物爲事，謂「絕物爲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其言極迂折不通。朱註則曰：「令、出令以使人，受命，聽命於人。物、猶

人也。」文意遂極順暢，此見向季之人，猶以物稱人者也。降及晉世，以物統人之迹，猶有可尋。世說新語記「盧志於乘坐間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方正類）」即其一例也。過此以往，物義遂日漸縮小，而別人於物外。迄於今日，若猶稱人爲物，鮮有不遭人譏斥者矣。此亦文字之事，後密於前之一端也。

吾因此又有所觸矣。大學八目，其本曰格物致知。

楊生師嘗謂：「先儒之釋格物者，多至七十餘家，而無一解能愜人意，皆以能明物之本義爲人者鮮也。夫格有來義，格物者，蓋謂招來天下之人，集其思慮以爲我用，則知致而治平天下如運諸掌矣。大學皆政治要道，必不可以虛無飄渺之訓，鑿爲傅會，而後可上契古人之意也。」愚意非惟大學格物之意，必以人訓物，疑始渙釋，即他書中，類此者亦正多。易擊辭下曰：「庖犧氏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所謂萬物，亦專指衆人而言，不當如昔註之泛指萬品萬事。類者何？方言曰：「類，法也」（廣雅同）齊曰類。」又荀子非十二子篇「甚僻遠而無類，」王先謙曰：「類之言律也，律亦法也。故樂記「律大小之稱，」史記樂書律作類。」蓋所謂類萬物之情者，應犧氏同書天下之文字，使皆法準於一式，於是萬人之情，

雖殊方異域者，皆可不俟重譯而通，而教化趨壹，文明遂進矣。庖犧氏所以於吾國開化，厥功甚偉者，即由於此。此亦古書中人物相訓之一例也。

# 六書札記

粟孚

「福，祝禱也」桂未谷云「祝由，又曰祝尤，古醫之巫咸也。覆謂祝由即祝禱，玉篇有古文作袖」余案祝俗作祝，而祝由即祝字之複語。由尤借用字，袖福後起字。祝由雙聲疊韻連語，上古語多重複，後世變而成單音語耳。












「𠂔人之步趨也，从彳从子」丁佛言古籀補補有𠂔𠂔等形，骨甲文亦有作𠂔形。無有與小篆同者。余謂𠂔當依徐階繫傳作𠂔，始與𠂔相近也。陳師守玄先生莊子天下篇集解曰「道古或作術，从行从首，行古作𠂔」象道路之形，首所以代表人，謂人行道上也」羅振玉殷虛文字類篇云「𠂔象四達之衢，人所行也。石鼓文或增人𠂔其韻甚明。由𠂔而變為𠂔，形已稍失。許書作𠂔則形韻全不可見，於是許乃釋行為人之步趨，謂其字从彳从子，失彌甚矣！古从行之字，或省其右作彳，或省其左作卜。許君誤認爲二字者，蓋由字形傳寫失其初狀使然矣！……訓宮中道之𠂔正从此。許君謂从𠂔象宮垣

是故讀書不難，而難於識字。許氏說文解字，爲千古所稱之字書，而其中尙多不可不辨之言，則讀他書時之貴通達也，可見。吁嗟君子！願言共勉矣。

道上之形，不知何但象宮垣，而象道路者，乃在𠂔內之𠂔字也。」陳師及羅氏說明行字之本形甚是。𠂔確象十字路之形，其空白處，即空白中有十字路，猶州字篆作𠂔，空白中有三島也。惟行𠂔象四達之衢，人步趨於道路，故曰行，是本義及引伸之義皆可見矣。

「夙，早敬也。从夙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案夙部下云「夙持也，象手有所夙據也」金文作𠂔𠂔形甲文作𠂔𠂔形，皆同，象人向左，或立或坐，兩手有所執持之形。篆文過事整齊，則難明矣。夕下云「夕，莫也，从月半見」是夕之本義也。故王筠曰「黃昏之時，日光尙在，則月不大明，故曰半」此夕即黃昏也。故夙字从之，雖訓夕不休也。然洪範五行注云「初昏爲夕，又將晨爲夕」故爾雅釋詁「夙，早也」則夙又爲早晨之稱，夕亦可稱早晨，故夙从夕。又訓早敬也。金文夙作𠂔𠂔形，甲文作𠂔𠂔形，其从𠂔者皆月也，此明夙

前後早夕所能見者，反正俱象對月禮敬之形。此亦夙字在夕在早兩皆有義之證也。

止 此步此四字，皆象人足之形，求諸吉金骨甲文皆可考見，如止作  形，即古止字，象足跡之形可知。然足跡左右顛倒形狀不一，如  即今之止， 字，讀若捷。如  即篆文之止，大篆作  正同。如篆文之止，大篆之止，足跡疊亦作 ，即今之止字也。此之初文作 ，篆文爲 ，象兩足相背難行之貌。步之初文作  形，皆象足形前後之形，今篆文作爲  形。此从止匕聲，余林銓作以形，居敦作 ，皆从止則有所

止，而以 則親矚之意也，故此爲己而彼爲人也。

吉金文字，自宋以來，凡攻許書與經史之學者，莫不據之。余嘗以此及骨甲文證之經史，有合於經史者，亦有不合者，則用字不一定據造字之本義也，當別爲考證以詳之。

鼎彝器銘文，有以十干紀者，吉金家據夏孔甲訖商代，其君無不以十干命名者，因是推定凡鼎彝銘器有用十干者，概爲夏商彝器。然據管子一書，有癸乙癸度之人名，是周人亦有以十干爲名者，則鼎彝銘有十干紀名者，不必定爲夏商之物矣！此亦一懷疑耳！余聞諸顧惕生師云。

## 史記三家註引用書目考略敘例

錢永之

史記三家註引用書目考略，取宋裴駰氏之史記集解，

唐司馬貞之史記索隱，張守節之史記正義，三家註文中引用書目。摭摭而類聚之。計其數量之多寡，考其存佚之年代，又較其卷帙之增減，論其全書之旨趣，以考三家引書

助；按門徒注以明之者，如徐堅唐書經籍志徐堅注；指出其下。注以明之者，如徐堅唐書經籍志徐堅注。李鎮唐志徐鎮注史經考傳志，無虛百家，然其章章耳目，流傳至今，猶誦習而不衰，則止此三家而已。

之質量，補隋唐史志之闕亡，亦以存其所引書籍於殘亡之萬一已耳。

觀三家之註；裴則「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刪其游辭，取其要實。」裴解司馬貞亦「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裴解張守節於「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銳心觀探。」

史公之書，自漢迄唐，其傳而習之者；如楊惲，漢書傳始，傳每用馬遷女也，李密；隋書李密傳，唐書李密傳，唐書李密傳，唐書李密傳，唐書李密傳。

其引據之宏博，往往有出於隋唐各志諸家書目之所不及，前此之所未聞；然其幸而猶留存於今者，則不足十之

一二，其他大抵散佚無餘，甚且有因隋唐書志諸家目錄之所未登，遂并其名目而不知矣。

古書之不可盡見，自古而然，讀牛弘五厄之論，見南齊書

文獻通考可以知矣。是以「漢志所錄，隋志闕亡者若

而人；隋志所錄，唐書殘佚者若干家。」章學誠天門與代

俱亡，理數必然，好學之士，欲徧得古昔之書籍而讀之，

則惟有輾轉搜訪，鄭漁仲氏所謂求書之道有八是也。詳通志校

雖然而猶有不得，則惟有爬羅剔抉，求之古昔之類書，與

夫諸家之書注而已。原類書之作，「其本身初無甚價值，

但閱世以後，彼時代之書多佚，而其一部分附類書以存。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此類書之所以可貴也。至於「羣書之所

稱引，雖大率遺篇逸句，而厘路尙有可考，所以亦可寶貴

也。」章學誠論語蓋「書之愈古，則其價值亦愈高。」中國

歷史研究法此固非貴遠賤今之見，實學者研幾之所必然，是

以古今之士，輒多不憚困煩，而轉輾以蒐抉之也。

今三家註所引之書，其繁富且如彼，引以出之，輯以

存之，補隋唐史志之闕，屢學者好古之望，其可寶又何如

哉！此吾史記三家註引用書目考之所爲作也。

抑有進者，比列其所引之書，而分其部別，計其數量

，或漢志所載，殘佚於隋志；隋志所錄，未登乎唐書；總

其大較，則八代之授受可知；觀其增減，則學術之盛衰以明；此史記三家註引用書目考之所爲作又一也。

至於全編體例，亦有可得而略言者，今併著之於左：

輒近以來，學者蓋莫不知引書目錄之爲重矣。其最著

者，如趙翼之三國志注引用書目，楊守敬之水經注引用書

目；觀其探頤宏幽，分次部別，舉者沾賜，實爲不少。然

竊有憾者，「不能辨章流別，但記書名而已，所以博覽之

士，疾其渾漫」也。「古昔史官，既司典籍」；必「有目

錄以爲綱紀，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莫不剖析條流，

各有其別。」隋書經籍志蓋「古人著錄，不徒爲甲乙部次計。

「必「窮其源委，以究悉其是非得失之所在」者，亦「欲

人之卽類求書，因書就學」耳。章實益校讎通義互著篇故吾之所爲，

必考其書之源委，而論其書之綱要，有異於楊趙諸氏之所

作也。其詳於佚而略於存者，則以所存者，學者覆案自得

，而佚亡之書，考論爲略難也。其有佚亡而不可考者，則

以闕疑俟之。

編次部別，古今不同，七略四部，漢隋已異。今則一

以四庫爲宗，取其近古而易識也。惟「所錄諸書，蓋有前

史僅存其名，晚學實未嘗見其書者，則亦無由知其編類之

得失，是以姑仍其舊」文獻通考

三家註文，各本不同，此編所據，則中華書局翻刻之武英殿本；殿本之所自出，實爲明刊北監本，而北監本則又據南宋之舊物也。近時頗多翻印宋本史記，有百衲本商壽印書館取崇文局本，各種之不同，其三家註文，大抵與清之殿板差異，即以張守節正義一家而論，崇文局所印之震澤王氏本，即較殿本多出千餘條，詳見重民史記版本和章致書其所引之數量，別出之書目，出於此編外者，當更不知幾許也。覆勘增補，誤諸異日。

考古逸之書，必須先計其數量；然後逐條編次之，庶乎不爲僅張空目，而學者可以卽類而求也。今茲所考，限於日力，未能抄撮原文，止計其引用之數目而已，故名之曰略。

#### 連山彙引一條

亡，周禮；「春秋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鄭元注；「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變也，」賈疏；「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桓譚新論曰：「連山八萬言，」大抵以韻爲爻，與易林頗似，「馬國翰輯本序漢志隋志皆未著錄，至唐書藝文志之連山十卷，則劉炫僞作也，馬國翰有輯本。」

#### 五經異義正義引一條

亡，漢許慎撰，後漢書儒林傳；「許慎字叔重，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云，五經無雙許叔重，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傳於世，」隋志著錄十卷，朱彝尊經考曰：「許氏異義，唐以後無傳，」其書所載；有易孟京說，施讎說，下邳傳，甘容說，古尚書賈逵說，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古毛詩說，今詩齊魯韓說，治魯詩丞相韋玄成說，匡衡說，古春秋左氏說，奉德侯陳欽說，侍中騎都尉賈逵說，今春秋公羊穀梁說，董仲舒說，大鴻臚時睦說，古周禮說，今戴禮說，今大戴禮說，禮王度記，盛德記，明堂月令講學大夫淳於登說，古孝經說，今論語說，魯郊禮，叔孫通禮，古山海經，鄒書，公賡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議石渠，博存衆說，蔽以己意，或從古，或從今，」嘉慶修漢書補注觀涉及山海經等，知不僅限於五經也，張氏書目答問：「五經異義并駁義一卷補義一卷，漢許慎撰，鄭玄駁，王復輯。」

#### 字林正義引一條古今字林彙引一條

亡，隋志；「字林七卷，晉弦令呂忱撰，舊唐志七卷，宋志五卷，魏齊江式傳曰：「晉世義陽王典嗣令

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冗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應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又隋書潘徽傳：「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形體，亡封演聞見記曰：「晉有呂忱，更按羣典，搜求異字，復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諸部皆依說文，說文所無者，皆呂忱所益。」任大椿輯有字林攷逸八卷，程瑤田書其後曰：「於字林散佚之餘，爲之拾潘求亡，足以訂說文玉篇傳寫之譌，其所采綴者，凡文千有五百，於字林原書，存十分之一二耳。」

輯本八卷。  
范子計然

又案：古今字林，各史志均未著錄，疑卽字林一書也。

亡，漢隋志皆未著錄，唐志始有范子計然十五卷，注：「范蠡問，計然答，」初學記太平御覽等尙引之，則是亡於宋以後矣，馬國翰有輯本。

素王妙論

亡，漢司馬遷撰，隋志：「梁有太史公素王妙議二卷，」馬國翰輯本序：「書題素王，蓋以孔子爲嚮往，而推詳富貴，有取於范蠡計然諸人，亦發憤著書之微意，」云。玉函山房叢書

繁欽述行賦  
亡，漢繁欽撰，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魏晉六朝文，輯有兩句，卽索隱所引也。

十三州志

亡，隋志十卷，關闕撰，兩唐志著錄十四卷，劉知幾曰：「關闕所書，殫於四國，言皆雅正，事無偏黨，」

劉逵注吳都賦

亡，唐志五百五十卷，又序略五卷，注：「魏王泰命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蘇助撰。」舊唐志止著敘錄五卷，孫星衍有

存，李善曰，「三都賦成，張載爲註魏都，劉逵爲注吳蜀，自是之後，漸行於俗也。」今劉注卽存李善註文選中。

括地志

亡，唐志五百五十卷，又序略五卷，注：「魏王泰命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蘇助撰。」舊唐志止著敘錄五卷，孫星衍有

以上數條各史志均見著錄，以下數條，史志未登，皆已散佚。  
應卽十三州記宋釋引四條  
正義引一條

裴駰廣州記宋體二條  
正義引二條

荀代記正義引一條

蕭慎國記正義引一條

杜預益州記正義引一條

干寶三日記正義引一條

全編凡數百目，今擇錄數條，以見大凡，永之附記。

## 劉知幾史學舉誤

李亞崑

吾國史部論史之書，唐以來推劉知幾爲第一。劉氏史學，能「貫穿古今，洞悉利病。」故作史通一書，「縷析條分，如別黑白。」此固爲「載筆之法家，著書之監史；」雖於今不能是過焉。然「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子玄豈能免於是乎？所以爲白璧微瑕，既所不免；而或時蔽古今，說有得夫；此吾之讀其書，而知其詞有偏激，說有失據者矣。故茲不避辨古之名，而爲覈實之談，僅就所聞之於師說，（顧惕生先生）及管見偶及之者；略敷其端，以發其凡焉。

載言篇曰：「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案元首之歌見堯典，不僞。而五子歌原名五觀，乃僞古文。此子玄不之辨，而有誤也。

敘事篇引楊雄之言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顧師云：「虞夏書，若今存之堯典，

皋陶謨，禹貢，甘誓等篇，皆簡質易曉者。若般盤，周誥之詰屈整牙，則有屬入雅詁之語，如後世駢麗文之有修詞作用在也。揚子雲之言，榮古虐今，非篤論也。」是子玄引此語時，失之不放慮矣。

古今正史篇引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云云。案禮記曰乃周官曰之誤；或割刪者之誤。不然，則劉氏失檢也。

以上爲引書之失誤者

六家篇尙書家曰：「又有周書者，與尙書同類。」案劉向謂尙書爲孔子既刪定之書是也。而又謂周書爲「孔子論百篇之餘；」則殊不然。尙書主文，而周書則近質。故周書七十一篇，篇皆名之曰解，與管韓二子書中之篇名解者同例，當是解釋尙書之書，與大誓故同流。蓋此自劉向校書，已不得其解矣。



又史記家曰：「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人，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書原名，目之曰史記。」案馬遷書原名不曰史記，而曰太史公書。至晉後之人，始名之曰史記也。故王先謙曰：「隋志題史記，蓋晉後著錄，改從今名。」然此豈子玄不識邪？抑識之而不言邪？蓋不可知之矣。

列傳篇曰：「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案紀傳之名，原出自史官，卽如世本之類。今世本雖亡，清儒尙有輯本，可以驗證。故馬遷作史記，爲紀傳之體裁，當從世本一書脫胎而來。史記太宛傳曰：「余讀禹本紀，河出崑崙之上」云云。此禹本紀卽在世本一書中者。蓋當劉氏時，世本猶完存，然而不引據者，豈阿附馬遷耶？

補注篇曰：「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爲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案毛傳異，而僞孔安國傳乃假也。詁訓傳三者不同。馬瑞辰曰：「散言則故訓傳俱可通，對言則故訓與傳異，連言故訓，與分言故訓者又異。故訓卽古訓；烝民詩「古訓是式。」又作古訓。說文「詁，故言也；」蓋詁訓第就經文所言者，而詮釋之，傳則並經文所未言者而引伸之，此詁訓與傳之別也。詁訓本爲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詁訓。亦曰詁詁。而單詞

則爲詁，重語則爲詁詁。第就其義旨而證明之，訓則兼其言之比興而訓釋之，此詁與訓之辨也。毛公釋詩，實兼詁訓傳三體，故名其書爲詁訓傳。書卽關雎一詩言之，如「窈窕」幽閒也，「淑善」逌匹也之類，詁之體也。「關關」和聲也之類，訓之體也。若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則傳之體也。」毛詩傳此體通釋此馬氏辨詁訓傳三者甚悉，然子玄文人，故不知其別也。

書事篇曰：「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而後六經」云云。案班氏此語評司馬談則可；而以譏其子遷則未盡然。劉氏引之不察，故於探頤篇亦承認此爲司馬遷之語，皆誤也。

古今正史篇曰：「漢室龍興，旁求儒雅，開故博士伏勝能傳其業，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受焉。時伏生年且百歲，言不可曉，口授其書纔二十九篇」云云。案伏生口授者實二十八篇，無秦誓。但因顧命分出康王之詁，則爲二十九篇。史記河本紀可證。故子玄言口授爲二十九篇者非也。又曰：「王肅亦注今文尙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祕之乎？」案今尙書僞古文，及僞孔安國傳，皆肅僞造。三國王朗傳曰：「王肅善買馬之學，

而不好鄭氏，爲尙書詩論語三體解。」清世學者，始大明東晉枚頤所獻孔安國古文尙書，出王肅僞造。至於論語集解中之孔安國注者，則出何晏僞造。此皆爲子玄不之詳辨者也。故曰王肅注今文尙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知劉氏固不幸而不生於今之世也。

浮詞篇曰：「昔夫子斷唐虞以下，迄於周，翦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顧師云：「孔子刪書，蓋去取若干篇而已。若刪節原文，未必然也。康誥篇中有「又曰」，卽原爲史臣所記異聞，孔子尙未刪去，則可以類推矣。」

#### 以上爲引事之失誤者

本紀篇曰：「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衡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况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卽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案劉氏既羽爲盜，實由於帝王之觀念過深，已非矣；而欲降羽爲諸侯，更非矣。夫諸侯者，必有受命拜爵之事，然後始得名之；原項羽本無受命拜爵之事，安得謂之諸侯邪？蓋吾國人素喜以成敗論英雄，諺所謂「成則爲王，敗則爲寇」者，實爲

大謬。故劉氏之論項羽者，卽由於此種之俗見也。然試觀於西諺曰：「殺一人者償命，殺萬人者稱英雄，」則此語庶合於人道之公理。顧師云：「今國際公法，對於政治革命之活動，有交戰團體，英雄之集合也。有正式政府。項羽劉邦並事楚懷王，以盟王孫名心者卽義帝，則史記宜以楚懷王爲繼秦之政府，再論項羽之身分，在五帝官天下之地位，則項羽非不可繼義帝而執政也。其陰賊義帝事姑弗論，如衛武公之逆取順守，亦未嘗不爲詩大雅之所取也。後世但以小康家天下之政體，而論項羽之爲盜，非持平之論也。」

書志篇曰：「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爲藝文志，論其志載，事等上篇」云云。案「藝文志者，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也。」（清儒金榜語）向使藝文志不作，吾知後世學問，非但無問津之徑，且古來著述之湮滅者，亦不可勝數矣。故班氏作藝文志之意義，所以爲統計古來之書目，及啓發人讀書之門徑。而劉氏昧此，徒譏之曰妄載，無乃太過乎？

#### 以上爲評觀之失實者

題目篇曰：「竊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案劉氏此說，以行於古之時則可，因爲其時人事

簡單，故凡著述之旨易明也。若以行於後世則不可，因人類之文明愈進步，則凡事之情理亦愈複雜，非立標目，則不易瞭然也。是故子玄此說，欲通行古今，必非所宜矣。

斷限篇曰：「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已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以存，唯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歷年，舉一反三，豈宜若是膠柱鼓瑟，不亦謬歟！但固之踏談，既往不諫，而後之作，咸習其述，宋史則括魏朝，隋書則仰苞梁代，其所書之事，得十于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為歎息。」案劉氏謂作史之體例，不可雷同因襲，此說固當。但亦有未盡然者；蓋史書一事，必欲溯明始末先後之原因，故言今則不得不追之於古，論此則不得不牽之於彼；然則事獲不已，故理難判斷。如今日之作地質學書者，必須追源於數千年前之礦石產生，其為何種發展之情形，豈亦可謂之非乎？故

如劉氏所言之斷限，雖曰以之繩史書，然亦失之拘泥，有適于情理者矣。

載文篇劉氏論史必以求實錄為主。顧師曰：「史之求實，蓋其難哉。假如涉訟，兩曹不過少則數日，多則數年間之事耳。然法官調查證據，而加判決其事，往往顛倒外亂而不確，則史之得自採訪者可知矣。惟三代之史，隨時記錄，如起居注，乃得其實。若魏晉以下，除對於君主有實錄可憑考之外，其餘公卿大臣之事，多出採訪，安得而盡能徵實哉！蓋劉氏不知文學繁於民族之隆替，故孔子不錄三古之史，而但弦歌鼓舞三百篇者，深知詩足以感發性情，史漢錄屈賈卿雲諸賦，猶此志也。今之外國戲曲小說，大抵寓言，豈必徵實乎？使劉氏生於今日，吾知其論調，又必不同也。」

以上為論事之不確者

## 中國姓氏源流考略自敘

蹤甯人

夫姓氏者。所目別生分類。端本安民也。三代目上。

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姓氏分而不合。故男子稱氏。女子繫姓。考姓古今字。氏即古今字。太古男女結婚而不同居。女居母家。男忙於公共事業。而居於集會所。僅早朝

薄暮之際。與妻相會。故生子多從母姓。非不知父。特父

不如母之親也。是目母姓父氏。別而為二。黃帝始設史官。訖於三代。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奠世繫。辨昭穆。秦焚史書。猶傳世本。太史公據自作史記。今世本一書久佚

。然清儒猶有輯本可考焉。大抵封建之世。官有簿狀。家有譜系。不可亂也。自秦廢封建。改爲郡縣。六國子孫。皆爲庶民。而昔之公卿大夫。或曰國爲氏。或曰邑爲氏。或曰官爲氏。或曰姓爲氏。或曰氏爲氏。至是家爲譜牒。目地望分尊卑。而姓氏之重。遂以家世門第相誇耀。下至六朝隋唐而極焉。其間又有賜姓出宗避諱避仇之例。素然錯亂。譬如麻絲。元魏入華。洛陽爲家。又目代人易漢姓。漢人更代氏。用夷變夏。用夏變夷。幾於不可究詰。逮及遼元起自朔方。金清興於東鄙。凡攀龍附鳳之人，奔走先後之衆。或舉族南遷。或全部內徙。遼有蕭與耶律二姓。及其他部族。金有白黑姓。目分貴賤。元有蒙古色目姓。目別內外。清有滿洲八旗姓。及蒙古八旗姓。而歸化人之姓。與本國古姓。幾已糅合。不可剖分。然廣爲考核。詳爲剖辨。亦治史者之一助也。歷代著有姓氏專書。多佚亡殆盡。即幸而存者。如林寶姓纂。可謂該博矣。而洪邁容齋隨筆謂其誕妄最多。鄭樵通志。可謂繁富矣。而續通志謂其四聲韻中。稀僻之姓。遺漏三之二。鄧名世姓氏辨證。可謂精核矣。而四庫目錄謂其複姓之下。徵引謬誤。

凌迪知萬姓統譜。可謂賅備矣。而四庫目錄謂其龐雜抵牾。音譯失真。至若續通志之作。清通志之撰。而論者謂其氏族略中。皆仍鄭氏之舊。無大發明。所收者。又多遼金元清之姓。而漢姓無所補苴。甚矣作姓氏書之難也。然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白璧微瑕。無傷大雅。截長補短。舍魄取華。可耳。大抵爲姓氏學者之通病。凡姓氏必云出自神明之後。即至微如倉庚之流。亦出世官。徵諸古史。良爲不誣。而後人不學。則多有疑之者矣。又如清通志載愛新覺羅氏。謂其先有天女浴於長白山之東布勒瑚里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女衣。女取而吞之。遂有身。尋產一男。及長。母告之故。命曰。汝曰愛新覺羅爲姓。此故爲神話。目欺罔愚者。實則愛新覺羅。即唐代新羅之遺孽也。况愛新者。譯言金也。覺羅者。譯言後也。是愛新覺羅者。猶言後金也。舉此爲例。其他可知。故余書名曰姓氏源流攷者。源即目考受姓之原始也。流即目考受姓之流變也。一姓之原始。其說不一。一姓之流變。其故亦不一。要必廣徵羣籍。而衷之於事理。庶幾源流分明。而學者可觀古今之略焉。是爲序。

## 荀子政治思想概論

顧邁修

## (一) 序論

治國之道；或崇德禮，或主政刑，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以禮禮爲本，政刑爲末，致治之正軌也；專尚政刑，卽管商申韓之流屬，霸者之行也；兼重禮法，卽孔墨孟荀之流屬，王者之行也；以霸術治國者，其功著而其效速，惟不能持久！以王道治國者，其功隱而其效緩，惟能長享太平！觀夫春秋之齊與魯，可以知之矣；齊修太公之教，魯秉周公之禮，齊雖霸而卒篡於田氏，魯雖弱而終周之末年，豈非殷鑑之昭昭乎。至若今日之中華，外患內憂，歲無宵日，圖治之法，抑用德禮。抑用刑政？余以爲用刑政而無禮教作後盾，雖治而猶亂，用德禮而無刑政爲前提，亦難扶衰起敝，故必禮法並行，而後富強可期；禮法並行之學說，荀子書中開發最精，故荀子之政治思想，頗足以救今日危殆之中國，略舉其概，以質當世。

## (二) 荀子尙禮其政治思想主張任賢

荀子尙禮，禮之失，流而爲法，故荀子之後，流爲韓非李斯；惟法家獨任賞罰，令則行，禁則止，不貴自善之民，不高慈讓之行，一以禁令爲歸；荀子雖亦尙賞罰，

然不以賞罰爲極則，必終之以禮化，故曰：「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論兵篇其所謂道，卽禮是也。又曰：「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王霸篇其說固又近法家矣！至其重賢輕法之論，較此更精，如曰：「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也，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王霸篇法家釋賢而專任法，故但求守職奉法之人，而不貴通權達變之士，以法可永久而賢不常有也；荀子任賢而濟之以法，故雖用居官守職之人，亦貴因時制宜之士，以法由人定，人活而法死，宜乎其以尙賢爲政本矣。

## (三) 荀子以爲民貴君輕其政治思想異於

## 法家之專制

國家之要素有三：人民土地，主權是也，古代主權，雖屬於君王，而孟子荀子，早有貴民之思想，故其論政，皆以民爲主，荀子曰：『人主欲疆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改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君道篇又曰：『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王制篇又曰：『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疆，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其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爲王，天下去之之爲亡。』王霸篇此以民心之向背，天下之歸去爲存亡，豈非貴民而輕君者乎？而荀子以爲民之所以尊君者，唯欲其一民管下禁暴勝悍而已！人君勞其智力，以謀天下之本利，必能且倍徙十百乎恆人，故養其智力，使之不屈不窮者，亦異乎恆人，其言曰：『百姓誠賴其厚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富國篇荀子所云養君之知與德者，無非養而使之爲天下百姓所利賴耳，故天下百姓之養君者，乃天下百姓之自養也；若法家則不然，慎到有言曰：『賢人而詘

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荀子任賢，法家憑勢，任賢則政治思想共和，憑勢則政治手段專制，然荀子之論君道，則主張乘要執本，以簡御繁，又與法家類似，其言曰：『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立而天下如一體，如四肢之從心。』君道篇又曰：『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王霸篇此乘要執本之道，由道家適而爲法家，則荀子固受法家之影響矣夫？

### (四)荀子明差等其政治設施主張分工而

#### 盡能

荀子主張階級制度，惟其所以主張分階級者，乃就才能而分，非因世系而異，觀者不平等，實則真平等也，孫中山先生所謂天然之不平等，因人秉賦有賢不肖愚智之各異，人爲之不平等，因人世襲有公侯伯爵等位之不同；荀子之言曰：『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大夫。』王制篇可見其以禮義而定尊卑也；其所欲有差等者，蓋爲弭亂耳！其言曰：『夫兩貴之不能相爭

，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  
濟，則必爭，爭則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  
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  
下之本也。」王制篇其意以爲人生而有欲，欲則不能無求

，而所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者，莫要於分，明於分，則衆  
不齊，衆不齊則可令行禁止，然後賞足以勸，威足以罰矣  
；而治國之方法又將奈何？則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

」王制篇荀子蓋主分官守職以爲治者，人主亦但守其職而  
已，不必徧聽百官之事也，其言曰：「人主者，以官人爲  
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王制篇又曰：「論  
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  
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二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  
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  
而已！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  
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王制篇蓋分工盡能，交利互助  
，各安於位，各稱其職，國焉得而不治乎。然其尚分功之  
義，在乎盡能，盡能易從而知之。則尙經驗而賤虛聲，貴  
公正而去阿曲，其言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懸  
貴爵重賞以招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  
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

欲得善取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  
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  
必得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君道篇此用必然之  
道，不貴偶然之事，又甚顯於法家者矣。

### (五)荀子主張知天時而長養生物其政治

#### 思想以裕民爲本

天生萬物，以長養人類，人若戕賊無時，濫用無度，  
則必缺乏無餘，國亦因之而貧弱，故其言曰：「草木榮華  
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  
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  
食也，汗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  
也，斬伐長養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財也。  
」王制篇荀子裕民之道，固如是矣，而又主張節用，惟其  
節用與墨子不同，故禮樂在所提倡，雖重實質而不廢文飾  
也；其言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節用  
以禮，裕民以政，」言國篇此爲荀子富國之原則，禮主減  
，故於消費方面爲消極之節制，政主盈，故於生產方面爲  
積極之擴張，消費生產若能出入相抵，已足以支持，若生  
產增加而消費有節，則贏餘蓄積，足備不時之需，自無不  
足之患，然欲生產之增加，消費之有節，則必有道，所謂

『量地而立國，計利而蓄民，度人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生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時戒餘』。富國是也；至若『田野遠鄙者，財之本也，桓狃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富國等語；更可見荀子之經濟思想，對於開源節流，能兼顧而不偏廢，是尤為治亂之根本政策也。

### (六) 結論

## 老子微自序

童魁

或曰：老子之書，何以深晦而難明也？予曰：老子者，道書也！道也者，萬化之家宰，不變之恆理，動於無形，成於有形，發於有形，藏於無形，所以成天成地成人成物者此理，所以修己治人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亦此理，故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有而無，無而有，老子所以難言之；世人所以難知之也。然則！道其不可明乎？曰：老子不得已而著之言；道本無着，言則有着，故老子之言！老子論道之相述也。後人又以述求之。又古人之糟粕也夫！蓋竊謂研老子之學，當以證悟入，不當以文

『孫卿迫於亂世，儲備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睹，賢人距而不受』。錄與問篇原文觀此可知荀子生於戰國之世，蒿目時艱，懷才不遇，其所著論，皆足以鍼砭當時，有為而發，非空談可比，吾人處今之世，何異爭城爭野之時代？讀古人書而能發揚光大之，其亦有裨於當世乎？

字求。典章制度，今古不同，非考覈不明，此必資乎文字者也。道則今古一體，通則俱通，不通，雖逐字而求之，不能解也。用證悟於考覈之途，是猶與轉者談黑白，瞞者論官商，吾知其不能辨矣。用考覈於證悟之道，是猶航於斷港絕潢，以求至海，吾亦知其不能達矣。然則證悟之道如何，曰：老氏嘗云：『致虛極，守靜篤』，虛則能明，靜則能悟，虛靜二字，老子使人入道之門，老子之書，載道之言，老子言道以虛靜入，則求老子之學，亦當以虛靜入也。然則老子之書，有言無者言靜者言柔者！老子之道



，果無耶靜耶柔耶？曰不然：萬物之初，本自無始，而常理運化於無形之中，則變而生有，有出於無，故無卽有也。十一章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老子之道非真無，蓋利有而用無耳。夫有萬物，則不能無變，變則不能無動，動而不失其常，故曰靜，十六章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二十六章曰：『靜爲躁君』，老子之靜，所以制動，動攝乎靜，則靜亦動也。凡物剛則折，柔則全，故曰『唯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堅而挫於至柔，則柔亦剛也。故老子言無言靜言柔者？所以守其有守其動守其剛也。雖然，有無也！動靜也！剛柔也！但可言用之變，而不可論體之常。夫變則有數，有數則有對待之名，常則無形，無形則無彼此之殊，無彼此，則無是非，無內外，無意象可尋，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常之一字，卽老子之本體論也！自古而今而獨在，運萬化於不窮。然變則非常，常則非變，故老子又揭自然二字以明之，所以合體用之全，備天人之理。蓋老子一書，論道之要義有三，曰常，曰無，曰自然，常者道之體，無者道之用，自然者合體用而言之，明乎此，則老子五千言，可以豁然悟矣。

或曰：老子之學，言天而不言人，言無爲而不言有爲，無

乃不足於治世歟？曰不然，然老子天人一貫之學也！知天道，卽知人事，知修一身，卽知所以治人。老子救世之旨與人同，其救世之方與人異。蓋天下之亂，由於求治，求治則有方術，方術愈繁，亂愈不可救矣。荀子曰：『君子治治，非治亂也』！又曰：『去亂而非治亂也』！老子但言去亂，不言治治，亂去則自治矣。曰：老子去亂則是矣？然去亂必尙賢，老子反言不尙賢何也！曰：老子非惡賢而去之，惡有不肖而後有賢者！天下皆賢，賢何由顯，老子不尙賢，欲天下無賢可尙也！曰：無賢可尙，則天下皆賢人也：天下皆賢，則必以仁義爲歸，而老子又言絕仁去義何也。曰：天下不務實而務名久矣！夫趨於名者遠於實，趨於實者遠於名，大道之中，自有仁義，仁義之說勝，則天下務名而不課實。夫孝者仁之本，慈者義之端，老子曰：『民復慈孝』，則老子豈果惡仁義哉？蓋欲天下務仁義之實耳。曰：老子之說誠精矣！然竊有疑焉者！任何一國，既有公共團體，必有公共之法以維繫之，而老子則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然則老子治國。果能不用法歟？曰：此正老子善用法也！法所以使人易守，易守則易安，故韓非論其義曰：『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亡五人功，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亡五萬人功矣！然則數

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此明法之不可數變易也。蓋法宜簡不宜繁，宜定不宜更，故言不宜滋彰，非言廢法也！且使人相守以法，何如使人相忘於法，法之行於無形者？天下之至法也。曰：然則老子賢非不尚也！仁義非棄絕也！法非不用也！則又斷斷非無爲也！而老子亟稱於無爲何也！曰：此亦老子所以善有爲也！爲之成於有形者其用小，爲之成於無形者其用大，故韓非論其義曰：『隨時以舉事，因資以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此因任之道，緣物爲用，非謂曠職而廢事，然後爲不爲也。蓋老子政治思想，在用其當然之理，而杜其人爲之私，何以言之；凡事有天人二端，老子論治，則盡其人之天，而不盡其天之人。何以謂之天，出之於理者是，何以謂之人，出之於欲者是，譬如飢則食，寒則衣，天也！食必梁肉，衣必文繡，人也！老子之意，存其天而去其人耳。盡其天，則人事在其中，盡其人，則天理喪乎內矣！故老子欲以人盡天，不欲以人損天，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老子之學，率性而已矣。

大；諸子之道狹；老子可以包諸子；諸子不能包老子也。蓋老子多就形而上言，諸子多就形而下言，其異在量，非在質也。章氏所謂削小老氏以爲省，江山淵所謂諸子皆淵源於道教是也。太史公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太史公知道家兼諸子之長，而不知諸子皆淵源於道，觀宋濂之說，可以知諸子遞變之迹矣。宋氏濂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爲主而爲客，吾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兵家祖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莊列祖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申韓祖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張良祖之。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曹參祖之』。此說差爲近似，然尙不明其流變之因。予更申其意曰：道家得其微妙之意，而不知微妙非用奇也！故

其蔽流爲符咒。神仙家得其長生之說。而不知長生非求生也！故其蔽流爲虛誕。兵家得其深遠之慮。而不知深遠非陰謀也！故其蔽流爲誦詐。莊列得其浩渺之思。而不知浩渺非誇誕也！故其蔽流爲恣肆。申韓得其因任之道。而不知因任非寡情也！故其蔽流爲剽薄。張良得其應變之方。曹參得其清靜之體。故一則善取，一則善治，然皆不足語於內聖外王之道，天人合一之理也。要之老子一書，體大思周，雖學者所得有醇駁，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固不害爲老氏之學也。然更有進者，治老子，當以虛靜入，不當以虛靜出，不以虛靜入則終無造道之時，入而復以虛靜

## 辯韓錄二則

古之論性者多矣，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惡，此儒者言性之兩大派也。韓非子，言法之書也，其書雖未嘗明言及性，然其認性爲惡，與荀子同。自趙宋來，性善之說，雖大白於天下。然韓非子有至慘毀之言而足以惑人者，則不可以不辯。韓非子曰「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妊，然男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便計之長利也。」此以父母之愛爲猶出於計算之心，則人性之惡，乃成不言而喻。實則大謬不然也。鞠男人之本

出者！則爲魏晉清談，所以長虛玄而禍國也。蓋老子爲實用之學，而後世嘗爲清談之說者！豈足知老子哉。

始予讀諸子書，雖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尤有不愜於予懷，及讀老子，其始尙覺深晦難明，研貫既久，乃恍然於天人之道，修治之學，畢在於此，然後知老子者！真百學之淵源也。於是探其意於語言之外，索其旨於微渺之中，不務知其然，而務知之所以然。偶有所得，著之於篇，命之曰老子微。至於篇章之考訂，文字之訓詁，本擬上探先秦諸書，觀其匯通，以求其解。下採百氏，訂其辭義，以補其遺。今以卒卒鮮暇，請以俟之他日。江都童魁序

## 黃源激

心，棄女豈人之本心哉？爲貧所迫而爲人慾所蔽耳。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是則本心也，是則天命之性也。見他人之孺子入井，猶有怵惕惻隱之心，甯有甘心於殺已出者耶？然而貧者生女或棄之者，吾所謂貧迫而欲蔽也。且當其棄女之時，雖極殘忍之人，斷無不悲哀慘痛，心焉如割者。此悲哀慘痛之情，即本心之發見，亦卽性之發見也，尙得謂不善乎？

孟子倡言仁義，而韓非篤信法術。然孟子嘗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又嘗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論子產之以乘與濟人，則曰「惠而不知爲政。」孟子言仁義，亦何嘗不言政刑耶？韓非一則謂「仁義惠愛爲不足用，而嚴刑重罰可以治國。」再則謂「威勢可以禁暴，而德厚不足止亂。」而以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者爲有道之主。則但知使用法術而已。仁義爲所力詆固拒，抑何見之偏也！夷攷韓非之所以反對仁義者，一謂仁義惠愛之不足禁邪，一謂仁義惠愛之足使民偷幸而望無功之賞。其所持仁義惠愛不足禁邪最有證據之理由，不過曰「母之愛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也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之耳。殊不知此之所計，乃一時之利，而非萬世之安，不足以及言治也。倘當禍生不測，舉國上下共底患難之時，法令失其效用矣，子死於其父母者爲多乎？抑民死於其吏者爲多乎？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孟子

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儒者言仁義，絕非姑息。其於民也，非特施仁愛而已，非特加教育而已。有時亦因事之不得已而勞之，因法之不得已而殺之，奚爲不足以禁邪也。明危之解子臬於厄，外儲左所嘗引者也。子臬親阻其足，而慮患難之時，乃爲子臬解厄。揆厥原因，徒以臨刑之頃，子臬有不忍之情，見於辭色而已。豈非仁愛感人之明效大驗耶？假設爲政者以父母之心，行官吏之法，吾知令之行於民者，必萬徒知守法之吏，且足感化百姓，移易風俗，以維萬世之安，於禁邪也何有？彼所謂賞無功者，謂發困倉而賜貧窮之類也。夫發困倉而賜貧窮，乃施與而非獎賞，且非常常所有也。「人之好名，不殊於其好利。」「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蹴爾而與，乞人不屑。」但得謀生有路，誰肯惰其本業而希嗟來之食於不可知之數哉？韓非子深於人情，長於辨析，乃渾施與於獎賞，而慮民之偷幸，此真使人不可索解者也。

## 管子之民食政策

向景華

夫管子之術，乃霸道也；聖門之徒，羞道及之。然不

知管仲，乃變道周公王者之法，適合於當時，安國富民，

以取盈於天下也。蓋周之興，去隆古物種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數百年；泊乎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不悖；後周室既衰，干戈頻起，謀臣譽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若謹守先王之法不移，則必有所格；故管仲爰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或變通其制，於管子書中，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概可證矣。然則管仲既能變王者之道，行之於齊，使齊霸諸侯，必有可稱述者；至若其設置之民食政策，尤為卓著；茲分三節論之，以明其義。

### (一)管子之民食原理論

夫管子以為治國之道，首在足食富民，然後可設之以教，正之以刑也。

牧民篇曰：「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又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視食足，則知榮辱。」又曰：「錯屬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又曰：「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

然則管仲主張足風食民，故重農而輕工商；以為農者

為生產，工商乃從中獲利，不能直接生產穀物也，故重農貴粟，然後可以殷富；且當時齊地，不生穀之地，占其地積三分之一以上，故更欲重農貴粟，以富國強民也。

臣乘馬篇曰：「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

然農民一歲之所入多寡，視有無天災人禍而定；若無則歲收豐，有之則荒；爰有過剩與不足之害。且當春秋戰國之世，彼疆此界，分域甚嚴，因一國之消費量有限，而農民之生產無定；故遇豐收之歲，農民欲糶售其多量穀，商人乘勢貶價，農穀雖多，而糶得之利，不能償勞力之半，乃至粒食狼籍，狗彘食人食矣；若遇凶年，歲入甚微，一釜之糧十緡，於是商賈得漲高穀價，得利於中；使農民受饑寒之苦，舍其耕耒，散於四方矣。故曰：「穀賤傷農，穀貴傷民」。即此之謂也。

國畜篇曰：「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糶釜十緡，而道有饑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

故管仲以為此弊，乃人主不能治輕重於其間；故發生富商豪賈，囤積兼并之弊。若人主能治輕重於其間，利歸

之於國家，不歸於富商豪賈，且民富不可以祿使，貧則不可以罰威；故主張財賦周轉之權，完全操之於上也。

國蓄篇曰：『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其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又云：『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蓋予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之在君，故民之載上，如日月；親君若上下，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制，不可以語制爲大治。』

由是觀之，人主若不輕重於不問，則商賈收其利；故人主能輕重於其間，一則可以保護農民於凶年，不至於死亡；一則可使國富，國富則兵強矣。一舉而二得，歷代關於論民食政策者，不外乎此矣。

## (二)管子之民食政策論

夫管子之民食政策，有對內對外之別；對內約分四大政策，對外約分二大政策，茲先論對內，再述對外如左：  
(甲)輕重豐荒，以歸平準。——即於豐年以國家之資本，

糴穀儲藏，於凶年糶穀濟民，可收利於其間也。

國蓄篇曰：『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之時失，而物理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可得而平也。』

(乙)輕重肥境，以歸平準。——即調查某地肥沃，歲收甚豐，以幣糴其餘；某地境瘦，歲收不足，糶穀救濟；蓋以有餘而補不足，調節其間也。

山至數篇曰：『國有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秦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秦春國穀，倍重數也，秦夏賦穀，以市擴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秦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令上歛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

以上兩法，皆以幣穀互相調節物價，使歸於準平也。國蓄篇曰：『五穀者，百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

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

故既使平準，又得讓利於其間，於是萬室之都，必有萬鐘之藏，藏錙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鐘之藏，藏錙百萬矣。

(丙)貸之以本，助農民生產。——即以國家之儲蓄救濟農民，如春季農家蠶事正殷，貸之以本，而於蠶罷收其繒帛；夏令種稻，亦貸以本，於秋登時，收其穀實；若不貸之以本，小農無力育蠶種稻矣。

國蓄篇曰：「春以率耕，夏以率耘，來相械器，種饒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其民矣」  
(丁)廢免租稅保護生產——即欲以萬物由國家經營，收利於其間，經蠲豁免稅；以爲徵稅之辦法，無異禁止生產；若征六畜牧，則牧者不願蓄牧，若征田畝稅，則農民不樂耕稼等，故主張廢免直接租稅，乃操其盈虧於輕重歛散間之，間接租稅也。

國蓄篇曰：「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又曰：「夫以室庶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五者不可舉用，故三者編行而不盡也。」

」

總言之：前二條政策，使民無饑寒之慮，而國得獲利；識二條政策，乃增加生產，所以國恆富矣。於是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賤也。

茲再論其對外政策，可分爲二：

(甲)吸收鄰邦之穀，正商賈之利，即高漲已國之穀價，以俟各國之穀，乃其霸諸侯之雄圖也。

山至數篇曰：「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之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洩矣。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

然當時國家向無力，以收買之；不恐穀物外洩，歸於諸侯，於是獎勵國戶之囤儲，不至於流於國外也。」詳見輕重丁篇。

(乙)以重價收買鄰國之特產，使鄰國之民，荒於農事，

，不得不仰食於齊，而卒屈伏於齊矣。

輕重戊篇云：「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溼朋友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日，萊莒之君請服。」（再若用此法以重價收買魯梁之錫，以困其食；買楚之生鹿，以困其食等；詳見輕重戊篇。）

按後人稱輕重諸篇，非管仲所作，爲後人僞造，茲不論其真僞，然其價值不亞於經言，司馬遷對於輕重諸篇極致欽佩，（詳見史記管晏列傳）故輕重諸篇，亦不朽之著作也。

### （三）管子之民食政策對於後代之影響

夫戰國時，魏李悝建常平之倉，其性質乃以官府之財力，買賣米穀，以平均市場上米穀價格爲目的。以調劑市場上米穀價格爲目的。收集米穀，由官府管理之，遇必要時，平均價格，售之人民，然以上所論之管子所謂「欽

輕散重」，卽賤時收買，貴時售賣之意，所買「平準」。即使穀物之價格平均之意，所謂「萬鍾之藏」卽由官府設置倉庫貯藏米穀之意，豈非常乎倉平制乎？蓋管子有常平倉之實，而無其名；李悝乃師其意，而規之名也。

抑宋代王安石之青苗法，亦師管子之貸本之法。安石以爲力田之農，若不遇天災人禍，則必足食而有餘；然而事實則不然，蓋緣初時母財不裕，牛種不資，以及青黃不接時，食指之所需，不能不稱貸於豪右；或遇偏災而不貸焉，或遇嘉凶諸禮而又貸焉，而豪右乘其急，以持其短長，於是一歲所入，見蝕於息者泰半，及夫來年，其不能不舉債如故也。債日以重，息日以加，農夫終歲勤勞，遂爲豪右作牛馬耳！此民之所以日悴，而國民經濟之所以日蹙也。故主張以國家國庫，撥給資本，以貸於農民，（詳見宋史食貨志）故曰：安石亦師管子之意耳。

洎乎近代之農業倉庫，農民銀行，儲押放款等。亦師管子之貸本之法也。（參觀今農倉法草案，江蘇省農民銀行儲押放款章程等。）

以上所述，乃管子學說之一部份，關於民食者；餘若管子之政治學論及修身治國之原理皆發前人所未發，開後人之先河，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 墨 荀 異 同 論

萬肇康

韓非子曰：「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  
蓋 儒墨相非，其道固然。荀子承儒家之業，其非墨子也尤切，而儒墨爲當世之顯學，其受墨家之影響也亦最深。墨之於荀，雖似絕異而實有同焉者也，墨荀之言尤相反者，莫如天論。蓋墨子最尊天者也，其言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惡不義也。」又曰：「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天志上是以天爲有意志，天操其賞罰以勸善沮暴，而主張絕對順天者也。荀子則不然，曰：「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又曰：『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順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故錯人思天，則失萬物之情。』是既以天爲無意志，又以人爲爲可恃，而主張以人制天者也，其相反如是。且墨子尚同，荀子明分，尚同，斯貴兼以斥別；明分，故等衰之有差。墨子兼愛下曰：『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別士

之言如此。兼士則不然，曰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吾身，必爲其友之親若爲吾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斯墨氏之尚同也。荀子富國篇曰：「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羣而無分則爭，爭者禍也，故救患除禍，莫如明分使羣矣。故無分者，爭下之大患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故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則是禮之不可差等而貴明分也，正與墨子相反。所以者何？則墨子有見於齊而無見於畸，是以兼愛無差等，而荀子則自以爲見齊見畸者。故曰：「斬而順，不同而一」，此其說之所以異也。雖然，有相似者焉，荀子曰：「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無隱士，無遺善，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正論此與墨子尚同之說無異矣。然而有不同者，則墨子尚同於天，詳墨子尚同篇而荀子尚同於君，所以者何？則墨子以天爲有意志，而荀子以天無意志之故也，是似同而實異也。又不僅是，墨子力倡節用，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

「聖王勿爲」。節用中而荀子則力斥其非，曰「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將墨子之私憂過計也」。當此何以故？蓋墨子純從消極著想，對於財政，多偏重節流而不甚及於開源。故曰：「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節用上而荀子則純從積極着想，止求人之能善治，則無患物力之不足。故曰：「今是上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一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數，然後葦菜百疏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割車；蠶繭鮪鱸以時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鳧雁若烟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當此是以衣服宮室，非特取其足用而已，而又加以美飾焉。於是各盡其力以日求精進，則社會之進化，乃永永無窮矣。若依墨子之儉，止求當時之足用而止，則民之勞力，惟日耗於羸拙之業，烏有進化之可言哉！所以然者，則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也，惟其蔽於用而不知文，是以非樂，以爲「不中萬民之利」。而荀子則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日

廣焉。執其千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繡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斯正以樂中萬民之利也。所以異者，則墨子以物質爲解，故曰「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物，不可不察」。非樂上而荀子則以情感爲言，故曰「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樂論其非墨子之薄葬短喪也，意亦本此。故曰：「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姦人之道，而倍畔之心也」。又曰：「創巨者其痛深，痛深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此皆本人情以立論者也。荀子順人情，故久喪以爲盡哀，厚葬以爲飾終。墨子尚功用，故久葬以爲廢事，而厚葬以爲傷財，詳節葬論皆根本觀念之不同故也。既明其異，請及其同。

夫其所以同者何也？曰：墨荀之同者有三，一曰同尚功利，二曰同尚尚賢，三曰同重人爲，述之如下：

一、同尚功利 夫墨子尚功用，荀子本人情，其不同既如上述矣，而曰同尚功利者何也？荀子曰：「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失之已，求之人，豈不迂乎哉」。樂等曰窮，曰迂，曰無志，皆以無益於事實也。凡行爲必計較其效果利害，此固受墨家之功利影響者也。是故墨子曰：「言必立儀，言而無儀，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之」

• 非命。荀子亦曰：「義必立隆正，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皆立言貴有一定之標準，謂合之則是，不合則非也。夫其所謂標準者何也？荀子曰：「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爲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儒效中事中說云者，卽墨子「言足以遷行者尚之，言不足以遷行者勿尚」之意也。蓋自墨子以可用爲善，兼愛下用而不可兼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而荀子遂以益理爲中矣。要之皆言行以功用爲的，而荀子遂以益理爲中矣。要之皆

二、同主尚賢 國家之大，幅員之廣，非君主一人所能治，故必拔舉俊良，登庸賢材而後可。墨子曰：「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尚賢上荀子曰：「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王霸是皆以尚賢爲政之本也。其尚賢也，又皆以賢愚爲升降之標準。墨子曰：「古者聖王之爲政也，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斷予之事。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也。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尚賢上荀子之

言有類焉耳，曰：「雖王公大人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者，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大夫。」王制是上爲卿大夫，下爲庶人，要以其能屬於禮義而定，卽墨子官無常貴，民無終賤之義也。然則荀子尚賢之說，果與墨子同矣。

三、同重人爲 墨荀對於天之觀念，極端相反，已如上述。然而墨子非命，荀子非相，則若合符節，是又何也？則墨荀二家，皆極尚人爲而不稍任自然者也。其所以崇人爲者，豈不以人爲之有益，足以改造境遇，賤而可貴，愚而可智，貧而可富乎？儒效篇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若相命已有宿定，必不可以移易，則賢愚貧富貴賤禍福利害，莫不生而固然，是人爲終無所施，施亦無效也。此種相命宿定觀念，於墨荀重視人爲之旨，根本衝突，且於其說之進行，予以極大之阻力。故墨荀二家，不得不極力非之也。

其他如墨子非攻，而荀子與臨武君議兵則曰：「秦之銳師，不可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亦其非戰之說也，惟不若墨子非之之甚耳。又荀子有正論正名篇，墨子有經說上下大取小取諸篇，皆以辨說爲事，而欲堅固其學說之壁壘者也。要之墨荀同異，固不

止此，茲以限於篇幅，僅舉其犖犖大者如右。

## 管子與諸子之關係

王慎庵

管子一書，漢書藝文志列於道家，隋書經籍志列於法家，是道法二家，管子所相通者也。其以管子爲道家者；蓋就心術內業等篇言之也！其以管子爲法家者；蓋就法法明法等篇言之也！然而牧民戒等篇，述仁義禮義之事，則管子又通於儒家矣！七法兵法等篇，講行軍用兵之道，則管子又通於兵家矣！至若四時五行等篇，明陰陽之道，不又通於陰陽家乎？治國禁藏等篇，言耕稼之事，不又通於農家乎？道法二家，實不足盡管子之學也！漢書藝文志曰：『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道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管子之學，其近之乎？管子身爲齊相，一切人才，必聚其門！且當時諸子學說；已漸蜂起，雖未顯稱某家，然已具雛形。故管子之書，各家學說皆兼有也！其後尙無爲者，始稱道家。重法治者，始稱法家。說仁義而教詩書者，始稱儒家。務用兵而講守戰者，始稱兵家。他若重耕稼者稱農家。明陰陽者稱陰陽家。茲就其關係管子最密切者，若道家法家儒家兵家，謹述如次。餘概略焉！

老子之師商容。容爲管子部屬，見管子小匡治管子之業者也。老子之學；既出商容，則老子與管子有關係可知矣！故其學術，亦多相同於管子也。『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老子一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老子三十八章老子道德之要義也！人皆知爲老子之言，而不知原於管子之『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管子兵法『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無爲而有以爲。』老子三十八章老子無爲之旨也。而不知即管仲之『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霸。』管子乘馬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老子法天之旨也。亦即管子『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管子形勢解之意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老子三十九章老子得一之要道也。不又即管仲之『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有聞道而好爲家者

一家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地之配也。『管子形勢之意乎？』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老子五十七章 老子無爲而民自治之旨也。不又卽管子『上無事而民自試。抱獨不言而廟堂既循』管子形勢之意乎？然管子重禮，以爲『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管子牧民而老子則以爲『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老子三十八章 自其表觀之，似不相同。然孔子觀禮周室，問禮於老子，老子固深於禮者也！惟其知之深，故非之也切。孔子曰『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大人世及以爲禮。』此老子所以稱禮爲亂之首也！蓋老子思想，超然物外。非管子所可及也。青出於藍，而逾於藍矣！然此猶道家也。請徵法家：

管仲相桓公，處齊國大亂之後，創夷未復，民心渙散，一旦欲其整齊劃一，誠非明法令而嚴刑賞不可！於是商鞅韓非之徒，極急於治，採老子無爲之旨，用管仲刑法之意，驅民於法。管子之學，流而爲法家矣！管子之言曰：『夫不法則亂，法法則治。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王慎之！』管子禁穢商君

因之曰：『法令者：民之命也，爲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商子定分韓非亦曰：『峻法所以遏滅外私也。』韓非子有度管子以爲君之所以能治其民者：勢也。故其言曰：『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管子法法商君因之曰：『托其勢者，雖遠必至。……得勢之至，不參官而潔。』商子禁使韓非因曰：『勢重者，人君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韓非子內儲說管子主嚴刑賞以禁姦勸善，而不主赦罪濫賞。其言曰：『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管子明法解又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也，毋赦者，瘞隄之砭石也。』管子法法商君因之曰：『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賞罰也。賞隨功。罰隨罪。』商子禁使又曰：『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務，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商子開塞韓非亦曰：『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

罪而幸免。』韓非子飾邪史遷稱法家慘刻寡恩者，蓋以此歎？然管仲重仁義而明詩書，商君則目詩書爲六蠹。韓非則指仁義爲不足用。此又原於管而悖於管者也！然此猶法家也。請言儒家：

淮南子曰：『管子修太公之遺法，孔子修周公之舊籍。』淮南子要略是淮南子以爲管仲孔子不同道也。然『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趙用賢管子序則管子之學，兼夫周公太公者也。而其道亦必有同乎孔子矣！管子曰：『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慶也。』管子戒黨不卽有子所謂『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曾子所謂『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管子以爲『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管子牧民不卽孔子禮讓爲國乎？管子之『止怒莫若時，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管子內業不卽孔子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乎？管子之『所謂養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養老。所謂幼慈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有三幼

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民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讎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賸賸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暗啞，跛躄，偏枯，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後止，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嫠，婦人無夫曰寡。取嫠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病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民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兼庶五日一問。病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康。人營厲。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讎故人，受資於上而祠之。管子入國不又卽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

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禮記禮運乎？昔者文王施政，必先綏寡孤獨，若管仲者，可謂能之矣！至於『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教民不又即孔子先富後教之旨歟？然此猶儒家也。請言兵家：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無兵家，而以兵家之書，列于兵書略，蓋漢世兵家猶在王官也。其敍兵家云：『兵家者流，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故管子曰：『故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管子兵法管子所以能使區區之齊，號令天下諸侯者，非以其兵乎？然而善用兵者，不必交鋒接刃，推陣挫敵，而後始稱兵強也。要在不戰而能服敵耳？是以召陵之役，管仲齊楚苞茅不貢，未發一矢，不折一兵，而楚已服矣！斯爲善用兵也。故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孫子謀攻管子治軍，有三官五殺九章之目。孫子用兵，有五校十二詭道之事。立名雖殊，其揆一也。然管子孫子俱以爲兵者不得已而用之，非專以兵橫行於天下也！一旦用兵，必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

和。故管子曰：『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毋曠地利。』又曰：『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管子七法孫子計篇之『五校：二曰天。三曰地。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地形篇曰：『知地知天，勝乃可全。』又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用兵在乎計算。故管子曰：『凡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則伐之自敗！攻之自毀也！』管子七法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無算乎？』孫子計篇明知敵情，尤爲兵家之要圖。管子曰：『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陳也。』管子七法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孫子謀攻此則管子與孫子之關係可知矣！

本篇以時間匆促，疏漏必多。尙祈高明君子有以正之！其餘諸家，他日有暇，當續述也。（本篇所引管子係依戴望校正本）

# 文氣論

歐陽革辛

論文章之有氣。淺者或以爲迂疏影響之言。夫人之生死。爲一氣之存亡。人之壯羸。並氣之盛衰。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故若幽并大俠。撫劍長嘯。而山嶽皆應者。其氣盛也。垂死病夫。據笏低語。而斷續不晰者。其氣衰也。昌黎曰。「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詞之於言。尤其精也」。夫聲與言猶不可以無氣。況其精者乎。以氣之盛衰觀其人。可判壽夭之數。以氣之大小察其文。可定久暫之傳。彭殤以是分。而聖賢輝光潔白之言。歷萬古而不泯。與世之條而言忽而滅。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者。亦以是別也。氣之義大矣哉。故作文氣論。

氣 說文作气云。「雲氣也。象形」。通用借氣爲之。蓋天地陰陽二氣交感。莫著於雲。「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霧。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見大戴禮記天則篇 天之風雨雷電。皆一氣變也。人本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卽人之氣。人之呼吸。猶雲之卷舒也。故又假爲人氣之氣。「信氣忠易。義氣時舒。智氣簡備。勇氣壯直」。大戴禮文王官人 人之信義智勇。亦一氣之賦也。然氣寓於體。發於志。而寄於言者也。故大戴記引孔子曰。「

食爲味。味爲氣。氣爲志。發志爲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載義而行之」。左氏昭九年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孟子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味以養體。體以充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孔子左氏之言。卽孟子之言也。因言以求其志。而氣得焉。是以觀忠易之言。而知其氣之信也。壯直之言。而知其氣之勇也。言時舒。而知其氣之義也。言簡備。而知其氣之智也。然言必有聲。聽其聲。得其言。而氣尤可見矣。故大戴記曰。「初氣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有濁。有清。有好。有惡。咸發於聲也。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嘶醜。心氣寬博者。其聲溫好。」文王官人 有於內必發於外。以其隱可覘其見矣。夫聲發於口而爲言。筆於書而成文。聲與言如是。則文何獨不然。後人文氣之論。胥由是發矣。

文氣 文氣之論。發於魏文帝。至韓愈以下。各有申論。多不勝舉。魏文帝與論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



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韓愈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子桓擬之於樂。昌黎比之於水。當矣。魏禧云。「地懸於天之中。萬物畢載。然上下無所附。終古而不墜。所以舉之者氣也。人之能載萬物者莫如文章。天之文。地之文。聖人之道。非文章不傳。然而無氣以舉之。則文散滅也已久。故聖人不作。六經之文絕。然其氣未嘗絕也。聖人之氣。如天之四時。分之而爲十二月。又分之而爲二十有四氣。得其一氣。莫不可以生物。六經以下爲周諸子。爲秦漢。爲唐宋大家之文。苟非甚背於道。則其氣莫不載之以傳。詩書易禮春秋之氣。得其一皆足以自名。而世之言氣。則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者當之」。可知聖賢之言。與日月同光者。是其氣之盛也。故文章之有氣。猶人之有氣也。人乏氣。則腐臭而非人矣。文無氣則冗沓而非文矣。李德裕曰。「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夫不貫猶病。況無氣乎。然氣貴中和。而忌偏戾。柳宗元曰。「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味沒而難也。未嘗敢以矜氣出之。懼其偃蹇而驕也」。邵青門云。「其氣盛者。其文豐以醇。其氣舒者。其文疏以達。其氣矜者。其文厲以紕。其氣惡者。其文詖以刑。其氣撓者。其文剽以瑕。是故涵泳道德之塗。當畜六藝之圃。以充吾氣也。薄乎寡營。浩乎自得。以舒吾氣也。植聲氣。急標榜。矜吾氣者也。投贊干謁。蠅附燈營。惡吾氣者也。應酬輕轄。諛墓攫金。撓吾氣者也」。故昏氣矜氣惡氣撓氣必戒心艾。乃可以言文。大抵少年之氣剛。其失爲矜爲怒。老年之氣柔。其失爲昏爲憊。朱子曰。「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爲某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曾文正曰。「老境日增。文筆平衍。無復昔年微岸勁折之氣矣」。能攝之者。如樂記所謂「剛氣不怒。柔氣不憊」。斯得其中矣。雖然。中和之氣尙矣。而又有小大之分焉。氤氳一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者。元氣也。卽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充乎天地之間也」。揚子雲自稱其太玄「大者含元氣」。李義山謂「昌黎文若元氣」。王荆公云。「少陵詩與文氣侔」。文文山謂「天地有正氣」。歸震川項思堯文集序。「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是也。六經尙矣」。此皆元氣也。惟聖人之言。足以當之。下焉得其飄灑者爲逸氣。曾文正曰。「古人文之不可及。

全在行氣。如列子之御風」。魏文帝云。「公幹有逸氣。但未遺耳」。顏之推曰。「凡爲文章。猶人乘騏驎。雖有逸氣。當以衝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塹也」。太史公稱莊周「沈洋自悠以適已」。此皆逸也。得其疏宕者爲奇氣。蘇子由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宕有奇氣」。劉大槐云。「奇氣最難識。大抵忽起忽落。其來無端。其去無跡。此奇氣也」。得其沖淡者爲清氣。得其溫厚者爲和氣。得其剛勁者爲英氣。清者澄潔而紆餘。英者浩瀚而噴薄。和者淵美以幽雅。要皆元氣一體之分。雖其類至不可區。然皆用以驅其詞。舉其體者也。曾文正曰。「爲文全在氣盛。奇辭大句。須得瑰璋飛騰之氣驅之以行。凡堆重處皆化爲空虛。乃能爲大篇。所謂氣力有餘於文之外也。否則氣不能舉其體矣」。方東樹昭昧詹言曰。「有章法無氣。則成死木偶。有氣無章法。則成粗俗莽夫。大約詩文以氣脈爲上。氣所以行也。脈縮章法而隱焉者也。章法形骸也。脈所以綱束形骸者也。章法在外可見。脈不可見。氣脈之精妙是爲神至矣。俗人先無句。進次無章法。進次無氣。數百年不得一作者。其在茲乎」。又云。「詩文者生氣也。若稿紙如剪綵雕刻無生氣。乃應試館閣體耳。於作家無分」

。此皆言氣之貴盛也。氣盛者。昔人比之高屋建瓴。懸河瀉海。蓋謂筆未至而氣已吞也。然氣何由盛。則曾文正云。「欲氣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際。似斷不斷。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無限妙境。難於領取。每段張起之際。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紆非紆。古人無限妙用。亦難領取」。又曰。「文之邁往莫禦。如雲驅騁馳。如馬之行空。一往無前者氣也。其提振轉折關鎖飛渡處。以一語發動機牙。便發起下面數行數十行一齊俱動。所謂筆未到氣已吞者勢也。氣欲前而勢欲逆。必處處取逆勢。而氣乃盛。二者交相爲用也。機得而後勢騰。勢騰而後氣盛」。文正此言固當。然不過爲臨文之裁制。尚非其本也。欲氣之盛。首在能養。直養無害。則沛然有餘。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而言皆宜矣。

養氣 氣者稟賦自天。調劑在人。偏戾可矯之中和。衰弱可培之盛大。若妄冀天之所與。不如因人以造乎天。故貴能養也。孟子善養浩然之氣。是以前充乎天地之間。王充論衡。嘗有養氣之說。劉勰承之。其言曰。「率志委合。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泄。神

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又曰。「吐納文藝。務在節宜。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舍。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埋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樂勸。

常弄聞於筆鋒。賈餘於文勇。使刀發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遺術。斯亦衝氣之一方也」。韓愈曰。「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袁了凡曰。「文之詞可以精修而工。意可深思而得。獨氣不可強。須善養而致之。養得氣和。文如雍容大雅。養得氣壯。文始充實而稱雄。養得氣清。文始澄潔而無穢。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凡欲養氣。先須正心。將萬緣放下。心君泰然。蓋此志常凝。而一物不擾。則氣自然凝定。此志常潔。而一私不染。則氣自然清明。此志常寂。而一念不生。則氣自沉靜。其功夫全在平日涵養」。蓋彥和之言。爲用氣之節宜。退之了凡之論。爲養氣之根本。充其本。節其用。則儼然有餘而不竭矣。善乎蘇子由曰。「文者氣之所形。然文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其氣充乎其中。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今夫醫之藥病也。使之靜坐勿言。以養其氣。投人參玉桂。以提其氣。學者有志乎文。而不知充其氣者。則智不醫若矣。唐茹經夫子曰。「養氣之功尙

矣。不能驟幾也。則下而求之於鍊氣。鍊氣之法尙矣。不能驟幾也。則下而求之於運氣」。是知運氣鍊氣者。爲養氣之初步也。謹申以論之。

鍊氣 鍊於氣者。瀟灑潛行。不露圭角。而馳驟頓挫。咸得其宜。侯方域曰。「飲氣於骨者。如太華三峯。直與天接。層嵐危磴。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厥其趾。運骨於氣者。如縱舟江大海間。其中烟嶼羣島。往往自成一都會。即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規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又曰。「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錫之嚙之。且泛駕焉。吾甯知泛駕馬之果愈於凡羣耶。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深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卽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斯亦兼言運氣。皆篤論也。

運氣 唐茹經夫子曰。「先儒言運氣之法。當一筆數十行下。然不能驟幾也。則下而求之於一筆十數行下。或一筆數行下。然作文之時。所以能運氣者。要在讀文時。先能運其氣。運與鍊者。乃繁與簡之別。縱與飲之別。粗與精之

別。此中消息程度。惟善讀者乃能知之」。最爲精確。運氣之法。盡於是矣。蓋氣不可見。而跡全乎音節之中。高聲朗誦。聲振瓦礫。因音節之疾徐高下。而抑揚頓挫之氣得矣。故劉海峯曰。「凡行文多寡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學者求神氣而得於音節。求音節而得之字句。則思過半矣。其要在讀古人文字時。便設以身代古人說話。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爛熟之後。我之神氣。即古人之神氣。古人之音節。都在我喉吻間。合我喉吻者。便是與古人神氣音節相似處。久之自然鏗鏘發金石」。梅伯言曰。「觀書者用一目之官而已。誦之則入於耳。益一官矣。且出於口。成於聲。而暢於氣」。於此可悟文章之運氣。全在誦讀之功深。廢誦讀之功而求於氣。舍氣而求於文。是擊鼓而求亡子者也。伯言又曰。「世俗之文。揚之而其氣不昌。誦之而其聲不文。循之而詞之豐殺緩急。與情事不相稱。

若是者皆不能善讀文者也。文言之。則昌黎所謂養氣。質言之。則端坐而讀之七八年。明允之言。即昌黎之言也。文人矜誇。或自諱其所得。而不人以微妙難知之詞。明允可謂不自諱者矣」。讀文運氣之功。益可見矣。古人誦讀之篤者。若白香山所謂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歸震川之跪誦史記。每篇必五百遍。曾文正之誦史漢莊子韓文。殆十餘年。其用力之勤。爲何如也。嗟乎。後生末學。觀此亦知所勉矣。

今學者之通病。語以讀文。則笑迂陋而不爲。語以養氣。則苦微渺而莫悟。則文何由以進乎。誠能誦讀以運之。鍾飲以鍊之。正直以養之。則浩然沛然。若鸞翔乎九天。龍游於滄海。豈獨文章彪炳。而身心亦受用無窮矣。因拾古人之論。彙於一篇。求說之詳。不嫌繁瑣。願與世之學者共勗之。

## 白香山詩中關於非戰思想及婦女問題之探討

秦桂祥

自來文士。以詩名家者多矣。然而詩名之盛。流傳之

之非戰思想。及關於婦女問題者。述之於下。以便觀覽焉。

廣。篇什之富者。則莫如白香山。世人對於其作品之評論

蜀路石婦

。見仁見智。雖各有不同。然終不失爲大家。茲將其諷諭詩

道傍一石婦。無記復無銘。傳是此鄉女。爲婦孝且貞

十五嫁邑人。十六夫征行。夫行二十載。婦獨守孤  
。其夫有父母。老病不安甯。其婦執婦道。一一如  
禮經。晨昏問起居。恭順發心誠。藥餌自調節。膳羞  
必甘馨。夫行竟不歸。婦德轉光明。後人高其節。刻  
石像婦形。儼然整衣巾。若立在閨庭。似見舅姑禮。  
如聞環佩聲。至今爲婦者。見此孝心生。不比山上石  
。空有望夫名。

古來好戰之主。不知造幾許寡婦孤兒。詩中序其夫因  
從軍不歸。而堂上雙親。賴得賢婦晨昏定省。含辛茹苦。  
克盡婦道。然而形單影隻。厥狀可憐。此非戰爭之罪惡耶  
。公因石像而寫婦之身世與孝道。讀此詩。如聞其聲。如  
見其人。

贈內

生爲同室親。死爲同穴塵。他人尙相勉。而况我與君  
。黔婁固窮士。妻賢忘其貧。囊缺一農夫。妻敬嚴如  
賓。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爨薪。梁鴻不肯仕。孟光甘  
布裙。君雖不讀書。此事耳亦聞。至此千載後。傳是  
何如人。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所須者衣食。不  
過飽與溫。蔬食足充飢。何必膏粱珍。繪絮足禦寒。  
何必錦繡文。君家有貽訓。清白遺子孫。我亦貞吉士

。與君新結婚。庶保貧與素。借老同欣欣。  
夫婦之間。能同甘共苦。則身雖貧賤。亦有至樂。否則失  
人生意義矣。

續古詩第一首

戚戚復戚戚。送君遠行役。行役非中原。海外黃沙積  
。伶俜獨居妾。迢遞長征客。君望功名歸。妾憂生死  
隔。誰家無夫婦。何人不離折。所恨薄命身。嫁遲別  
日迫。妾身有存沒。妾心無改易。生爲閨中婦。死作  
山頭石。

生離死別。今古同悲。詩中序因行役遠方。遂致夫婦  
離散。而分別情景。讀之令人不欲作封侯想矣。公之非戰  
思想。借婦口中道出。可謂得風人之旨。

議婚

天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卽爲姝  
。顏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爲時所棄。富爲時所  
趨。紅樓富家女。金樓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癡二  
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臾。綠窗貧家女。寂寞  
二十餘。荆釵不直錢。衣上無異珠。幾迴人欲聘。臨  
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座且勿飲。  
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

。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

公主張娶婦。宜娶貧家女。不宜娶富家女。其理由乃

「富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

此雖普通現象。然亦未可一概而論也。

齊家

上有飢雁號。下有枯蓬走。茫茫邊雪裏。一掬沙堵塹。

傳是昭君墓。迴閉蛾眉久。凝脂化爲泥。鉛黛復何有。

唯有陰怨氣。時生墳左右。鬱鬱如苦霧。不隨骨銷朽。

婦人無他才。榮枯繫妍否。何乃明妃命。獨懸畫工手。丹

膏一註誤。白黑相粉糺。遂使君眼中。西施作嫫母。

同情傾寵幸。異類爲配偶。禍福安可知。美顏不如醜。

何言一時事。可戒千年後。特報後來姝。不須倚眉首。

無辭插荆釵。嫁作貧家婦。不見齊家上。行人爲澆酒。

紅顏薄命。古今同慨。如明妃者。正爲顏色之所誤耳。

。然而嫁作貧家婦。決不至此也。詩中蓋借明妃事。以刺

婦女之慕虛榮者。

新豐折臂翁 戒邊功也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髮眉鬚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

。左臂憑肩右臂折。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

緣。翁云實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憤棄藥園歌

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

點一丁。點得既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

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

十人二三死。邨南邨北哭聲哀。兒別爺孃夫別妻。皆

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是時爲年二十四。

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儂將大石槌折臂

。張弓箠旗俱不堪。從茲使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

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

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

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

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啾啾。老人

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

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

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唐宋詩醇曰。大意亦本之杜甫兵車行前後出塞等篇。

借老翁口中說出。便不傷於直。遂促促刺刺。如聞其聲。

而窮兵黷武之禍。不待言矣。未又以宋璟楊國忠比勘。開

元天寶治亂之機。具分於此。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可

謂詩史。

兵凶戰危。古有明訓。此詩雖非直接描寫戰爭之苦。

卻甘願折臂殘體。不願從軍。以反觀戰爭之苦。可謂描寫之上乘。

蠻子朝

「……鮮于仲通六萬卒。征蠻一陳全軍沒。至今西

洱河岸邊。箭孔刀痕滿枯骨」。

末二句極寫戰後之慘狀。讀之令人驚心動魄。

井底引銀瓶 止淫奔也

井底引銀瓶。銀瓶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玉簪欲

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與君別。憶昔

在家爲女時。人言舉動有殊姿。輝煌兩鬢秋蟬翼。宛

轉雙蛾遠山色。笑隨女伴後園中。此時與君未相識。

妾弄青梅倚短牆。君騎白馬傍垂楊。牆頭馬上遙相顧

。一見知君即斷腸。知君斷腸共君語。君指南山松柏

樹。感君松柏化爲心。暗合雙鬢逐君去。到君家會五

六年。君家大人頗有言。聘則爲妻奔是妾。不堪主祀

奉蘋蘩。終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門無去處。豈無父

母在高堂。亦有親情滿故鄉。潛來更不通消息。今日

悲羞歸不得。爲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寄言癡小人

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

婦女淫奔之事。繫於風俗者大矣。大抵風俗醇樸。則

淫奔者少。風俗敗壞。則淫奔者多。此乃不易之理也。晚

近世風日下。因而淫奔之事。日有所聞。若長此以往。社

會風俗。將不設想矣。吾願天下之士女。皆一讀此詩。庶

幾淫奔之風。其或稍殺乎。

# 窮詩人社甫

唐建祖

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楚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

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新唐書本傳 其進三大禮

賦表中云。「頃者賣藥都市。寄食友朋」。進封西嶽賦表中云

。「進無補於明時。退嘗困於衣食。」又云。「是臣無負於

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又進鵬賦表中云。「惟臣衣不蓋

體。嘗食於人。奔走不暇。祇恐轉死溝壑。」由此可知子

美自少小至於老死。無時不在此惡劣境遇中度日也。此惡

劣境遇。即窮愁飢困也。雖其中有兩度生活較爲舒適者。

即第一時期在長安任左拾遺時。僅有半載。第二時期即初

入蜀依嚴武居浣花溪時。亦祇兩年。此兩時期中。得流連

於詩酒。怡情於花木。然不久即轉回窮愁飢困之原狀。劉辰

翁謂古今窮詩人。獨稱子美。信矣。因窮愁而又遭干戈之

難亂。以致流離失所。是以有飢困之危。其同谷七歌。悲慘入骨。蓋其一生最苦之時也。今歷引其詩。以證其窮愁飢苦。亦可知其少至死。皆度此酷烈之境遇也。如冬日懷李白詩中云。所引詩以作時先後爲序。

「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

此二句。自傷流落陸陸。奔走齊趙間。又如贈比部蕭

郎中十兄詩末云。

「飄蕩雲天闊。沉埋日月奔。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

此自嘆不遇。言飄泊沉淪。無復遭際。又如奉寄河南

韋尹丈人詩中云。

「江湖漂短褐。霜雪滿飛蓬」。

此自敘途窮。漂泊無定。東西奔走。又如奉贈韋左丞

丈詩中云。

「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

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此慨歷年奔走。不遇於時。極言困厄之狀。又如贈翰

林張學士垺詩末云。

「此生任春草。垂老獨漂萍」。

此自嘆卑微。流落如漂萍也。又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

末云。

「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梁謀。」

此以黃鵠哀鳴自比。而嘆謀生之不若陽雁。乃窮困之

象徵也。又投簡咸華兩縣諸子詩末云。

「飢臥動即向一句。敝衣何曾聯百結。君不見空曠日

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

此則自述飢寒之狀。窮困中又加之飢寒矣。又敬贈鄭

諫議詩中云。

「野人甯得所。天意薄浮生。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

旌。築居仙縹緲。旅食歲嶢嶢。使者求顏面。諸公厭

彌衡」。

此自敘淪落。行踪靡定。連年旅食他鄉。謀生不給之

苦。又奉贈鮮于京兆詩末云。

「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

此自憐飢餓。恐至於死。故投詩京兆。望其援救也。

是窮困中又飢餓矣。又橋陵詩二十韻因呈縣內諸官詩末云

。

「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馬。靡暑容秋

螢。流寓理豈愜。窮愁醉不醒。何嘗攜俗累。浩蕩乘

滄溟」。

此自敘客况淒涼之狀。漂零窮老之感。窮愁飢困交集



矣。又自京赴奉先縣懷詩中云。

「老妻寄異縣。十日隔風雪。誰能久不顧。應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吾甯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天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

此述家中困窮餓死之慘狀。窮愁飢困交集矣。又蘇端薛復筵餽華辭歌詩中云。

「如澠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

此自言其窮愁。因得如澠之酒後。始忘却其窮愁耳。

又兩過蘇端薛詩末云。

「芻蕘霽澤垂。糧粒或自保」。

又喜晴詩末云。

「春夏各有實。我飢豈無涯」。

此皆自言其飢困。望得上天之垂憐。雨量調和。則飢困或可減輕。然亦無可奈何之語耳。又空囊詩云。

「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糞井晨凍。無衣牀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饑看」。

此詩見安貧之意。未雖作諧戲語以自解。然其窮困之狀可知矣。又秦州見勅目薛舉遷官中詩云。

「伊昔貧苦甚。同憂歲不穰。棲遲分半菽。浩蕩逐流萍」。

此見彼此皆貧困流離也。又赤谷詩末云。

「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爲高人嗤」。

此傷窮途生死。語極悲慘。公以故鄉猶亂。歸期永無。加以飢困纏身。宜乎其詩之悲慘也。又鐵堂峽詩末云。

「生涯抵孤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回首肝肺熱」。

當此流離奔走之時。而烽烟未滅。宜乎其愁苦也。又

寒峽詩末云。

「野人尋屋語。行子榜水餐。此生免荷戈。未敢辭路難」。

此嘆峽行之苦。流落於荒山間寂之地。以免征役自慰。

實自傷語也。其窮愁可知矣。又其同谷七歌。尤爲一生窮愁飢困之最甚者也。其第一首云。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皸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來」。

公避亂流離入蜀。備嘗千苦萬辛。至同谷縣而飢困尤甚。此詩言其垂老之年。寒山寄跡。無食無衣。幾於身不自保。所以而發嘆。悲風天來。若助旅人之愁也。其第二

首云。

「

」

自保。所以而發嘆。悲風天來。若助旅人之愁也。其第二

首云。

「長鏡長鏡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爲我生惆悵」。

公飢困已極。衣食無着。所能苟延殘喘者。賴長鏡以糶橡栗。橡栗已空。又掘黃獨。無奈雪蓋滿山。無苗可尋。短衣又不能禦寒。直是資生無計。男呻女吟。飢寒交迫。閭里之人。亦爲之惆悵。公之窮愁飢困甚矣。其第三首云。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鴛鴦後鶩鷁。安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太史公云。人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公之遭遇爲何如耶。流離困頓。轉徙山谷。仰天一呼。萬感交集。首章悲風從天來。即太史公所謂慘呼天者是已。此章嘆兄弟各在天涯。胡塵暗天。始念生離。終恐死別。故有收骨之語。其所以呼弟及下章之呼味者。即太史公所謂呼父母者。同一哀調。其窮愁飢困。未有甚於此者矣。其第四首云。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

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爲我啼清晝」。

此章則嘆兄妹異地。滿眼干戈。傷己身之流離飢困。嘆孀婦孤兒之苦楚。清晝猿啼。匪特天人感動。卽物情亦若爲分憂矣。其窮愁之狀。又可知矣。第五首云。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溼。黃蒿古城鬱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何爲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此章却寫同谷實景。天昏水惡。雨驟風狂。荒城畫冥。野狐羣嘯。頓覺空谷孤危。萬感交集。招魂不來。魂驚欲散也。收骨於死後。招魂於生前。見存亡總不能自必矣。其愁苦之狀爲何如也。第六首云。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龍髯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螭蛇東來水上游。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爲我迴春姿」。

此章却詠同谷龍湫也。木葉黃落。冬日愁慘之象。觀景思物。無非感身世之淪落也。浦二田謂「此章慨世亂。乃作客之由也。不敢斥言在位。故借南湫之龍爲比」。王道俊博議則謂「前後六章。皆自敘流離之感。不應此章獨曠時事。此蓋詠同谷萬丈潭之龍也」。按公終身之苦。莫苦於身困同谷。處此窮愁飢困交迫中。偶有所感。或借物

以亂刺。蓋亦風人勸戒之義。未為不可也。舊注牽拉元肅父子。則未免穿鑿附會矣。第七首云。

愁飢困。無日不纏繞其身心也。又其木皮嶺詩首段云。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飢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情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為之暄。」

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情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此述其自成赴蜀。經木皮嶺途中困頓之苦。又飛仙閣詩末云。

此章亦自嘆窮老作客。連年奔走。飢困顛連。回首少年不能成名。以致致身無門。流落空谷。皇天日速。嘆不能挽暮景之衰頹也。窮則呼天。回應首章。

七歌情景俱慘。非窮愁飢困之最甚者。不能道也。王

「歌鞍在地底。始覺所離高。往來難坐臥。人馬同疲勞。浮生有定分。飢飽豈可逃。嘆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劉爽謂「七歌之哀。實過離騷。讀離騷未必墮淚。而讀此不能終篇」。豈虛道哉。公居同谷不踰月。即赴成都。雖離同谷。而其窮愁飢困之苦。猶未能擺脫也。其發同谷

此亦自成赴蜀經飛仙閣備嘗困頓飢餓之苦所為作也。又石櫃閣詩中數句云。

詩中云。

「况我飢愚人。焉能尙安宅。……奈何迫物累。

「羈棲負幽意。感嘆向絕跡。信甘屏孺嬰。不獨凍餒迫。」此述飢寒中。又兼身體孱弱。以致絕跡而負幽意也。其窮愁可知矣。又成都府詩末二句云。

「歲四行役」。

「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此較其至同谷前之流離困苦。及至同谷後之飢寒交迫。至離同谷則云。

此心傷羈旅。而聊為自寬之詞。然其窮愁之心。亦可知矣。又狂夫詩末四句云。

「平生懶拙意。偶值棲遁跡。去住與願違。仰慚林間翮。此嘆奔走。非其本願。住同谷之苦。猶不忍捨。而以

「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飢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流離不及林鳥之自適。可知其前程。猶未遇光明之路。窮

此因客况淒涼。衣食艱難。而託為笑傲之詞。然其窮

愁飢困之心。亦可知矣。又其百憂集行末云。

「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親我顏色同。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

此嘆貧窶不能顧家。索飯啼門東。說飢不擇食之情最慘。癡兒不知父子禮。可見飢寒之時。亦不知禮矣。管子謂倉廩實而後知禮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可知富而後有教也。公詩所云。雖稚子之事。自不可與此相擬。然其窮愁飢困可知矣。

公作此詩時。年已五十。其五十年來之窮愁飢困。可謂甚矣。上所引各詩。可以概見。其中雖有生活較安適者。但爲時不久耳。其流浪之生涯。卽所以成其窮愁飢困之主因。自五十歲後。其窮愁飢困可免乎。曰、猶未也。然其生活則較已往差佳。蓋其居成都依嚴武卜居浣花溪。並置草堂。頗得流連詩酒。略享天然之美景。此可言爲其一生活之最佳者也。斯時所作詩。尙多憂國憂民之心。蓋安史之亂雖弭。稂莠未蕪。大亂之後。民生憔悴未已。國家百政待興。公遂由一家一己之飢寒交迫。更進而爲國憂民愁矣。故其窮愁飢困之狀。此時則極少形於篇章。然其流離奔走之苦。仍數十年如一日也。大歷三年。公去夔出峽。經江陵。移居公安。不久又流離衡岳湘潭。老景淒涼

甚矣。其秋日荆南述懷詩中云。

「蒼茫步兵哭。展轉仲宣哀。飢借家家米。愁徵處處杯。」此、流寓江陵見逆旅之艱。世路險阻。途窮遭亂。哭哀宜矣。藉米尋杯。客况難堪。其窮愁飢困。爲如何耶。又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詩中云。

「社稷纒妖氣。干戈送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接託難高臥。詩寒迫向隅。」此亦言漂流靡定。身棄途窮。不知何處投身。總爲飢寒所驅耳。蓋亦不勝窮愁飢困矣。又逃難詩云。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疏布纒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園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

此詩查避臧玠之亂而作。首言歷年奔走流離。次言暮年衰病。又復挈妻孥而逃。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可見此老之苦矣。末言無家可歸。是以嘆也。此詩敘流離顛沛慘矣。

公之一生窮愁飢困。以此結束。蓋公卒於是年也。嗚呼！甫也東西南北人之句。卽自道其一生之漂泊奔走也。而其窮愁飢困之根源。亦在是矣。

## 國文教學法之商榷

何濟勳

自來論國文教學法者夥矣！坊間所見，或巨著專書，或零篇雜誌；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况處茲教育制度未能統一，文言語體爭論嘵嘵不休之秋，其各走極端者，有實行文學革命而提倡白話；有主張恢復讀經而推崇國故；其折衷一派，則二者兼採，言文混合兼年度學級施教。各是其是而非其非，蓋自「五四」運動以還，幾成鼎足而三之勢。故欲討論其教學方法，實大費躊躇。茲篇所論，非敢有所側重；然爲行文引證舉例便利計，仍用淺顯文言屬筆。又因篇幅所限，未能區分學級立論；惟就平日作業心得或耳目所及，略爲陳述一二，以餉同好研究耳！大雅明達之倫，當能舉一反三，揭綱推廣之也。自默文質無抵，獻曝芻言，未敢妄言一得之愚，所冀拋磚可以引玉，攻錯資乎他山之助！

### (一) 開導述學

教學本旨，在鼓發學生研究興趣。然晚近國文一科，往往爲學生懷厭棄之意，至深怪歎！探原其咎，當不能謂習氣所趨，無可奈何！而身爲教師者開導不得其方或亦有一致之也。欲救此弊，宜從根本改良，先授六書，俾明文

字之結構音義及其流變，然後再由論理學邏輯法講解句段篇章組織，事當易易也。起首或採許慎說文解字敘編爲教材講授，或擇要略談梗概，俾明小學之重要。至六書義例，應分列加以詳細說明：

- 一曰指事 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
- 二曰象形 畫成其物，隨體詰訓。日月是也。
- 三曰形聲 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 四曰會意 比類合誼，以見指搆。武信是也。
- 五曰轉注 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 六曰假借 本無其事，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以上義例既述，或恐未能動聽，則再隨意引舉於人最親切之姓氏論證之。如：

陳——陳，宛邱也，舜後媯汭之所封。从阜从木申聲。

• (申束身也，从臼自持，从丨身也。指事。阜木

皆象形)

吳——吳，大言也，姓也亦郡也。从矢口，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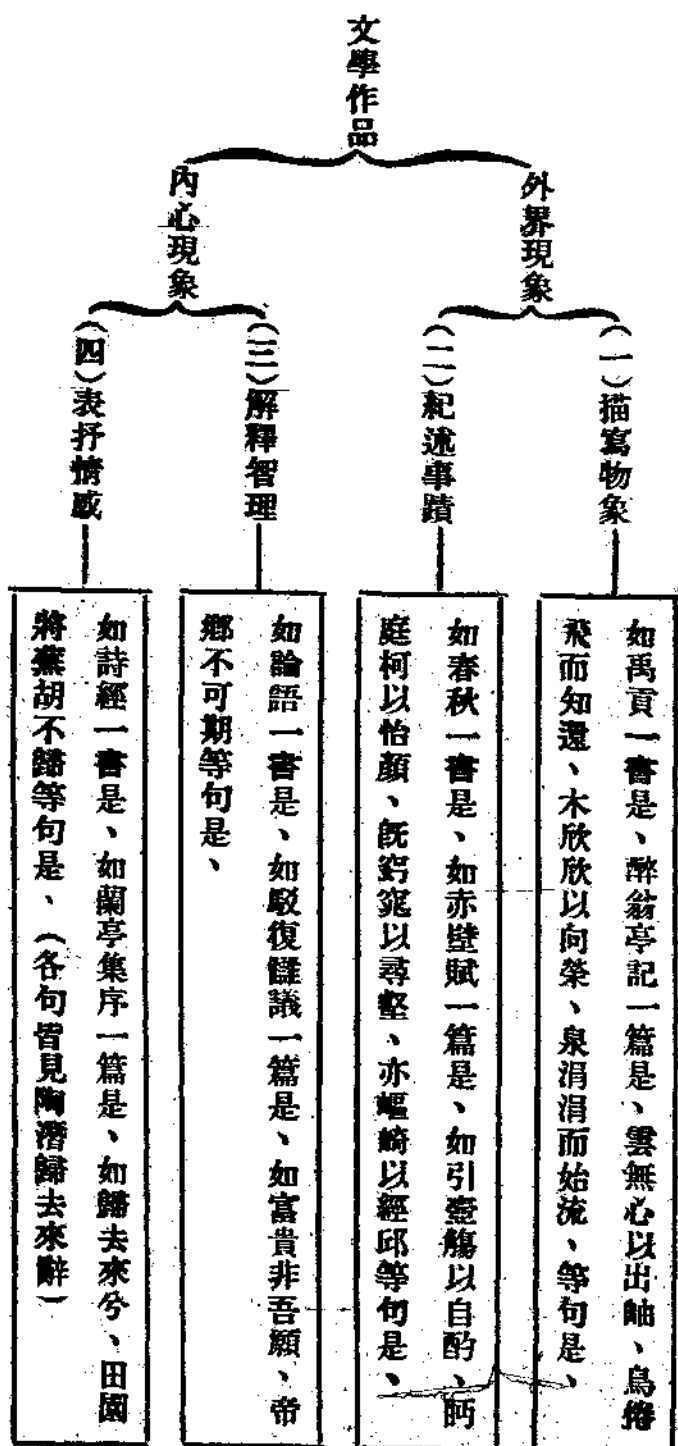
矢傾頭也，从大卽古人字象形。四力切(口象形)

既如上述，對文字學則有相當認識。至其字所以借爲

姓氏者，可參考鄭樵通志氏族略詳釋之，或介紹各人自行查考。如是，學生對己之姓氏已明，而對俗訛稱所謂「耳東陳」「口天吳」者，必頓起覺悟，知非從事研究此道不為功，自當興趣盎然，聽之津津有味矣。

文字源流既明。進而講述國學。然國學一門。浩如煙海，分部別類，至感不一，四庫所列，似覺過簡，不宜初學所採；昭明文選、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諸書所錄

，文章體裁，或分三十七類，或分十三類，或分十一類，各說均無不可。然猶不能劃一，實感無所適從。近人周氏侯于所著學文基礎緒論中（商務印書館出版），有見及此，爰統四部以混化之，另分為四大體包括之。此說雖屬新創，當不能掩蓋前哲；然所論義理顯淺，頗合初學觀摩，亟錄其說，以表解之如左：



(二) 課文講解

縱式探討 如選授唐代詩文時，應先略述初唐盛唐中

唐晚唐四期作風隆替概況，及當時政治盛衰影響文學情形。至如詩之源流，自風雅頌亡後，一變而為騷賦；再變而

爲西漢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佺期宋之問律詩；自此一轉而入唐詩燦爛時期。以言體裁：三言起於晉夏侯湛，四言起於楚王傅章孟，五言起於蘇武李陵，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七言起於漢武柏梁。亦應加以略論。

（講授文章，亦應依此類推，倘時間不敷支配，可另編講義油印分發學生自行參考，或擇要說明。）

橫式旁貫 如通鑑赤壁之戰一文，可與三國演義火燒赤壁對照講授，又杜牧赤壁懷古詩，蘇軾念奴嬌詞赤壁懷古及赤壁賦赤壁遊記等篇，皆爲紀述戰事作品，一貫講授，事蹟當更明白，又能使學生同時鑒賞各體文字之別，以免單調枯燥之苦。又如授孟子告子篇性善說，可與荀子性惡篇，墨子所染篇，及董仲舒實性說，韓昌黎性有三品說，王安石性情論等篇連續講解，略參議論，則對性之見解，孰得孰失，不難豁然明矣！

經緯分釋 如授陶潛五柳先生傳，可分爲六段解之：

第一段 自先生不知何許人至因以爲號焉 先點出五柳

先生來歷，不以地傳，不以名傳，突然而起，取

號大奇。

第二段 自閒靜少言至便欣然忘食 寫先生之性情，善

於讀書。

第三段 自性嗜酒至曾不任情去留 寫先生嗜酒，深得

酒趣。

第四段 自環堵蕭然至晏如也 寫先生之安貧，深得孔

顏樂處。

第五段 自常著文章自娛至以此自終 寫先生之自適，

忘懷得失，現出本領。

第六段 自贊曰至葛天氏之民歟 總而論斷先生風格清

高，實則淵明自贊也。

(三) 作文評閱

命題可分三種：

(1) 範文做作 就已授過之課文，依其性質體裁命題。如既授赤壁之戰，或項羽本紀（或垓下之戰），則可命題『觀某校足球比賽記』，使學生構思揮筆，自當反感於心，頓起摩倣之意，於腦海中理想之人物：某君沈着破敵似周瑜，某君馳騁叱咤似項羽，某君又似某某……佈局運筆，不期然而然中，可與古人吻合。

(2) 自由寫作 由學生自擬題目，草就綱要，親向教師商酌，教師審查後，宜加詳細指導，如關於論理之邏輯，材料之補充，及如何參考搜集諸方法是也。如是以行，可養成學生思想正確之習慣，破除草率孟浪之弊，自動發

展，進步當尤速也。惟此法不宜常施，每學期間行二三次足矣。

(3) 易體翻譯 或將文言譯為語體，或語體譯文言，或將古韻文譯散體文——不拘文言語體。如將張繼楓橋夜泊詩譯為散文，善文言者可作記事體，擅語體者可創作文藝體，實為大好資料也。至高級班英文程度漸高時，則可從事翻譯外國短篇文學作品，觀摩異國情調，介紹新穎作風，造詣亦當不淺也。惟亦不能習以為常，以免禁錮文思流為器械作用。

次論時間問題，課內作文，訓練文筆敏捷；課外作文，可陶養思想精密。二者皆可兼採，不可偏廢，惟視題目性質如何由教師審定是也。

批改文卷，重在學生領會，使自覺悟改善為上乘。故欲多改其文詞，不如多批其錯誤為佳。凡屬含糊空泛之數字贅語及鑿實之圈點，不宜過於濫用；如欲擇尤褒獎，亦切勿過事揄揚許為登峯造極，以免養成學生傲慢習氣。倘或遇錯誤過多，不便修改，亦不宜全篇代改，可用符號代替之法，於每段每句之首，詳細標明符號，婉言為之解釋，勸勉耐心重行改正，較之冷語批貶，令學生灰心喪志者，利害當不可同日而語也。茲附批改符號如左：

△表示用字不妥  
□表示疑有誤寫  
○表示用字可省  
○表示無謂空開

S 表示倒寫  
△表示句未完全  
# 表示不合文法

△表示句義空泛  
⊗表示無謂套語  
⊗表示用典不當

| 表示不可解  
Z 表示不應另起一行  
P 表示應行另起一行

↑ 表示應行遞上  
↓ 表示應行遞下  
+ 表示標點誤用

當發文卷之前，另製表格摘出各篇錯誤特甚之字句填入表中以備存查，或略摘要當衆解釋，引起學生反感深印腦海，以免一誤再誤之弊。文卷既發之後，宜令學生皆備讀清簿一冊，將本期作文用正楷謄清，於下次作新課時連同繳卷，如是學生對課卷當可珍惜，教師批改不至枉費心血，一舉兩全，又何樂而不為。

#### (四) 課外指導

(1) 組織學術研究會 如關於經學、史學、子學、詩學、文字學、文藝、小說……諸類學術，應指導學生發起徵求同學組織各種研究會，定期開會共同研究或演講



討論，以收互相切磋攻錯之益。

(2)舉行文字競賽 每年應分期或分季舉行全校作文會考及書法競賽，選錄優良作品，列等第加以獎勵。於是高材能手，自當益加勤奮，竿頭更進；低劣怠惰者，知所憤勉篤學，息頽風而鼓興趣，庶幾乎乃可。

(3)組織讀書會 國文一科，閱讀並重，凡人皆知。宜常將此旨勸勉學生，從事指導組織讀書會，每日規定閱讀時間及範圍，凡所授過屬於精讀之課文，各宜熟讀成誦，培植根柢，進則旁覽圖籍，（應由教師介紹正當讀品）以廣學識，而收博約之功，法至善也。

(4)其他詩文鼓勵 如校中有校刊、壁報……發行者，教員隨時出題徵文，指導學生創作，或參與其間共

## 對於提倡抑欲節儉之討論

鄧怡惠

天下之亂奚自乎？自乎爭也。爭奚自乎？自乎欲之不能足也。

蓋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爭，爭則亂矣！故欲弭天下之亂以致治，在乎息爭。欲息爭，在乎欲得其道焉。夫人之欲；在求安也，利也，樂也。苟爭則亂，亂則欲安反危矣！欲利反害矣！欲樂反苦矣！今之提倡抑欲節儉，果得處欲之道乎？先哲積思深慮以求人之安利

樂而務避危害苦，莫不推究人處欲之道焉。

老子曰：常使民無知無欲。三章不欲以靜，天下將自

定。三十七章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

大於欲得。四十六章

是主張去欲者也。

宋子曰：人之情為欲寡，而皆以已之情為欲多。見有

正焉！

一句「援之以手者」射水滸人名「願大嫂」，或以水滸人名「時遷」射四書一句「日月逝矣」或以通鑑一句「鳳鳴於岐山」射紅樓夢人名「周瑞」……酌賞文具或書籍獎券，一則可以助添餘興，一則無形中可以引發學生平日應多讀書多瀏覽之志念，可謂一舉兩全其美。事雖屬小道，亦固有其作用在也。故特附於篇末，以廣大雅碩學教

子論篇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莫善於寡欲。

是主張寡欲者也。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又曰：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焉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禮論篇

是主張養欲而別以差等者也，先哲主張處欲之道有如是者，今之提倡抑欲節儉，蓋同墨翟禽滑釐悅於「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也。見莊子天下篇。夫吾國自轉民元以來，南北嬗遞，共革不休，士民罷敝，國庫空虛，軍實不足，富貴者肆欲奢修，貧賤者轉乎溝壑，孟子所謂「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也。梁惠王篇。苟世界大戰復起，強國肆其封豕長蛇之侵略，亡可立而待也。國家如此窮亂危弱，提倡抑欲節儉，實為當務之急，然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泰誓篇。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楊子幼曰：「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報孫會宗書。德大哲叔本華曰：「宇宙之根元，在於欲望。」見梁任公飲冰室學說類。則欲固人生之所必須，甯可抑之？然欲有精神之欲，有物質之欲。今吾國人之大病正坐缺少精神之欲，而

沉迷於物質之欲，是政教不良使然也。

夫今之婚，喪，奉養，服，食，用器，居室，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人以奢爲榮，以儉爲恥，沉迷於物質之欲。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貪官奸商富厚者，婚喪動揮千金。一屋之建，費百萬金不爲多。一衣一燕，以百金爲常，雙鞋雙襪，動值十金。政府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至于平民，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衣服之粗陋，往往爲戚友輕視。婚喪之際，往往受辱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勉強其不足以追之，此民之所以重困也。至于官大者，交相賂遺，私營資產，不顧貪污之毀。官小者，蠅營狗苟，無所不爲。此又國家之所以窮亂危弱也！

人之常情如此。豈僅以提倡抑欲節儉，遂足以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乎？要必須政府實施抑欲節儉之制度然後可也。然習俗如此，其由來久矣！猝然抑欲節儉，爲之太過，則貧者必有因富者之抑欲節儉而餓死焉！蓋貧者多因富者以得工作養生。苟富者一旦過於抑欲節儉，勞苦自克，則貧者無工作以養生矣！是以臧文仲之勤儉，妾織薄，仲尼謂之不仁。見左傳文公二年。墨翟主勞苦節儉，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

禹之漚洪水，濬川導河，腠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以爲模範，使後之墨者，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

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不足

謂墨。莊子謂其爲之太過，己之大順。其生也勤，其死也

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

以爲聖人之道。見莊子天下篇由此觀之，前之行抑欲節儉，

而有弄之如是。則今之提倡抑欲節儉，必須參之上古，驗

之當今。務得適宜之道，使富者不得任意肆欲奢侈，貧者

不致因富者之抑欲節儉而餓死，定爲制度。如王荊公所云

：「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

，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爲之，而財不足以具，

則弗爲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

寸之加焉。」見上仁宗皇帝言事者制度既定，又必須明禮義以

爲之分。苟禮義不明，則不安其分。雖有制度，不可以勝

治也。昔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而王天下。棄禮義，焚

詩書，坑儒生，施以商韓之法治，其制度周且密矣！而善

火狐鳴，天下大亂，二世求爲匹夫而不可得，遂以亂亡。是徒尙法治而棄禮義之弊也。

凡人之情，莫不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

馬。然苟使人人食有芻豢，衣有文繡，行有輿馬。而孰爲

之致與馬芻豢文繡乎？勢必有得有不得也。苟不得則爭，

爭則亂矣！故必須明禮義以分之。蓋禮義明則安其分，安

其分則不爭，不爭則亂奚自乎？如顏回明於禮義，身居陋

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回不改其樂。是自

足於其精神之欲也。故設制度以抑欲節儉，又必須明禮義

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

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則或身居國家高位，祿之以黃

金千鎰，而不自以爲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僅僅足

以自給，而不自以爲寡。人人安其分而抑欲節儉以儲財，

則國家日趨富庶。天下無事，則國富民安。有事，則足以

禦敵。循是爲之，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 陽羨古跡名勝誌略

任以銅

吾邑宜興，當秦漢時曰「陽羨」。至晉爲「義興郡」

宋時因避太宗諱，故「義興」爲「宜興」。沿用迄今，未

嘗更也。地處蘇浙皖三省之衝，東濱震澤，南依銅峯，地

形既險，風景尤佳，故蘇東坡有句云：「買田陽羨吾將老

，當初只愛溪山好。一山水之勝，可以知矣。在昔交通梗塞。致大好湖山，湮沒無聞，今者；京杭，宜錫，宜常諸公路，相繼告成，久登僻地之勝跡，遂得聞名於世焉。然外來遊客，若無鄉導，諸多不便，余因取邑之古跡名勝，擇其要者，據邑乘之記載，並余個人見聞所及，其實地情形如何，撰成是篇。聊作遊覽者之指南云爾。

(一) 盧祠 在縣城東水關橋堧，祀明大司馬邑人，盧公象昇。當明季時，公內剿流賊，外禦強寇，半壁河山，賴以支撐，沙場戰死，享年卅有九耳。今春各省選舉鄉賢，蘇省所選出者，凡卅人。公其一也

(二) 周廟 在縣治東南，晉平西將軍周孝侯廟也。殿宇甚古。殿後有石刻遺像，英姿颯爽如生。左右兩壁間，各有石碑一。左為草書『雲龍風虎』四字。右為篆文『斬蛟射虎』四字。字蹟剛勁，為孝侯手筆。客歲蘇省教育廳長周佛海氏，遊宜時，曾往瞻謁，題額曰『陽羨第一人物』六字。

(三) 蛟橋 居縣治中心。為城南城北之要道，長一百又八級。俗曰長橋。建於吳孫皓赤烏二年。晉周孝侯斬蛟於其下，因以是名，民國十七年間，在橋之北堧，發得宋蘇東坡所書石碑一方，文曰：『晉平西將軍周孝

侯斬蛟之橋』計十二字。另有款識數行，已不辨矣，相傳每歲中秋夜，月與橋心相對，故陽羨十景中有『蛟橋夜月』者是也。

(四) 岳堤 在城南二里許，宋少保岳武穆追金兵過荆溪，築此以通騎故名。堤身跨越西溪，當行人行其上，倒影綠波，當不減西湖六堤景色，近更建亭其旁，曰『岳亭』以作遊人駐足之處。其南有百合場在焉

(五) 南嶽寺 在縣城之南約十五里之南嶽山，一路幽篁曲拆，古寺深藏，即此也，寺中有大慈閣，洗腸池，伏虎亭，等勝景。

(六) 黃石菴 在縣城西南九十里之覺了西山崖，山石皆作黃色，相傳為黃石公煉丹處，菴側有天生石橋，丹龜穴，菴前有古木挺然而立，大可五六抱，其菴屢興屢廢，始建於齊，復建於唐，再建於明，重修於清，其古刹也。菴之門有『黃石仙境』四字。

(七) 孝侯墩 晉平西將軍周孝侯之墓凡三：(一)在城英烈廟之側，俗曰周墓墩，是為金甲墓。(二)在離墨山(即國山)南，俗曰周袍塢，是為袍笏墓。(三)即此也。在縣城東北廿七里之芳橋鎮。是為衣冠墓

(八) 玉女潭 相傳玉女修煉於此，其潭大旱不竭，深不可

測，其水澄清如鏡，毛髮可鑒，陽羨十景稱『玉潭凝碧』者是也。

(九)龍池 在張渚鎮東南約二十里左右之龍池山，池圍可二丈，作八角形，圍以石欄，大旱不竭中多蜥蜴，形似古之龍形，故曰龍池，其下有澄光寺，始建於宋代，原名『禹門禪院』。清康熙年間，敕賜曰『澄光寺』。寺凡上中下三。上中二寺毀於紅羊，今存者下寺也，有九級浮屠一。登覽者。可遠望太湖七十二峯。遍山皆植竹，數十里內無他樹，遊龍池者，在此休息，寺中備有素食，惟價頗昂，春筍作蔬，尤鮮美可口。

(十)善卷洞 在張渚鎮之西約六七里，相傳唐堯時爲善卷隱居之地，故名。洞前有寺。曰『善權寺』。則爲宋高僧善權成佛處也。故曰『善權』。洞凡三。以中洞最佳，洞口有小山峯矗立，上溯佛像，題曰『小須彌』。再進則。兩旁石壁形成青獅白象諸仙神佛之形，故曰『獅王』『象王』正中則有『大會堂』三字，再前則黑暗。遊者須秉炬循石級而上。左有約當畝許之方地。有天生石柱支撐，峭特玲瓏，如神龍倒掛，四壁石嶙峋，莫敢逼視，至此當即折回，由原路出中洞。

，緣石級而下，至下洞，亦即水洞，有觀音神像，端立壁間石紋中，其下有似龍形者，水瀑即由此出，注入一小池中，瀑既終年不竭，池水亦終年不盈，其後半過許，有日後水洞者，謂有相連關係云。

(十一)碧鮮碑 在善權寺旁，高可丈餘，石質極古，上鐫『碧鮮菴』三字，遠視尙可辨，近視不可識，相傳係祝英台讀書處，碑乃最近出土者。

(十二)國山碑 卽吳孫皓封離墨山爲『國山』之碑也，當吳孫皓時，有大名自立，皓以爲瑞，故立石頌德者也，高約一丈。石身作碧綠色，字跡經風雨剝蝕，已不可辨。其地在善卷下洞之西南。約半里許。

(十三)庚桑洞 在湖洩鎮張公山下，相傳爲漢張道陵修道於此，故亦曰張公洞，道書謂天下福地七十二，此居五十八，洞前爲『朝陽道院』其西爲『靈觀遺址』。洞右有會仙巖，巖後甘泉精舍碑在焉。洞外有亭。顏曰『洞天鎖鑰』。其左爲『洞底洞』，右爲『洞中洞』，洞景之奇，尤較善卷洞爲勝。

(十四)芙蓉寺 在縣西南四十里之芙蓉山，寺內有『來來亭』『三到亭』，亭前一澗水石幽奇，明靜可愛故題詠者，不知凡幾，寺前遇古木成林，濃蔭蔽日。自山

麓以迄寺前。名曰「進香路」。皆係碎石鋪成，傳謂，因寺處高山叢林之中，進香者不易辨認，乃相約於進香時，各帶碎石一片，沿路拋散，積之也久，遂成今日之進香路，該寺香火之盛，於此可見。

(十五)試劍石 縣城東北卅里之陽山，(一作羊山)晉平西將軍周孝侯試劍石在焉。

(十六)相國坊 在縣城學宮之東側，明相國，邑人周延儒之牌坊也，上鐫有「會元狀元」四字。筆力剛勁，惜不知何人手筆，坊作六柱，頂端鏤空，作龍鳳花卉，不但精細絕妙，亦且玲瓏活潑，下有抱柱石獅四，雕

## 鮎 埼 亭 散 記

胡嘉桂

吾鄉以鮎名。其歷史甚古。始見於漢書地理志。鮎亦作鮎。又稱爲環鮎。其肉可爲醬。是爲鮎醬。古代作爲貢品。近則并其名而忘之。遑論其物邪。鮎之爲物。古今解釋者頗衆。漢書說文抱朴子皆有說及。淮南子曰胎蟹應月。郭璞賦曰環鮎腹蟹。陳藏餘器謂之寄居蟲。皆斯物也。然皆語焉不詳。無從知其究竟。惟唐顏師古注云。鮎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小蟹在其腹中。近世動物家亦言鮎爲軟體動物。一名海鏡。雙殼形圓如鏡。肉體如蚌。有大類

刻之精，爲近代所鮮見，據父老傳聞，周延儒幼時，偶過蛟橋，見石匠正在興築牌坊，問之知爲開老徐文靖公之坊也，及遇徐，乃曰，老哥何得將弟牌坊地位佔去，徐笑曰，小弟若有志，可建於學宮之旁，後果

然。  
右所舉，乃擇其著要者也，他若「拜經台」「然昂洞」「太極洞」「梅林橋」等，或爲古蹟，或屬勝景，茲爲篇幅所限，未能一一枚舉，總之陽羨風景之佳，山水之勝，時至今日，早爲人所共知，固無庸余之贅述也。

豆狀蟹之蟲。寄居其中。合體共生。其殼可製明瓦。與顏說合。然據全樹山鮎醬賦云。母以蚌而成筐。子以蟹而居裏。或依蠟物。或依螺門。則鮎實有三類。有生於蚌者。有依於蠟者。有寄於螺者。大概生於蚌者。爲鮎之正種。肉可製醬。古人所言蓋指此。餘兩類爲鮎之別種。其生於螺內者。余常見之。其殼極厚多稜成圓錐形。此螺本另有其物。俗語吹法螺。卽其物之大者也。螺死肉腐空其殼。小蟹誤入或寄居其中。積久不能出。卽成此物。俗稱寄

生是蟻。體黃褐色。脚微發動。狀殊駭人。海灘中俯拾即是。鄉間無不有之。漁人棄和敵腹。不之顧也。生於蛙腹者未見。生於蟻中者。偶或有之。要之皆為生物之變態。或合體共生。或先後替居。非生而自然者也。

鄉先輩孫鏞先生。係選清進士。世居蕭山。與翰林竺廉祥先生。俱為吾邑文壇碩望焉。鏞縣中人聞某言。孫先生少時。頗有異徵。某年某日。先生坐書室。握管寫文。推敲字句。沉吟未決。忽見硯上。一大青蛙。箕踞而坐。仰首極視。張口濡沫。其狀似有所示。先生所居離原野甚遠。室中又無孩童進出。但當時亦不以為意。使人持之遠處。然不數日。此青蛙仍來硯上。闢家始覺其為異。於是太夫人親拜送之。置於田中。始告絕跡。自後。先生縣試鄉試連捷。會試竟中進士。此事漸傳述於外。以為發迹之預兆云。

吾鄉有達善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余常見之。其人年已老而矍鑠有過於壯年。神態嚴肅。絕無笑容。面黑多紋。目瞳紅絲。睛炯炯有光。兩臂如鐵。筋肉暴露。見之者無不生懼。聞嘗為盜。驍勇善鬥。稱雄一方。無與之敵者。某年於某處行劫。有少年編強不受命。與之角。不勝被執。痛經訓斥始釋。乃洗身為僧云。達善

住持下陳太昌。其地幽僻多盜賊。達善外出時。輒閉門。其出入則由牆上飛越。盜有當之者。無不拔釐。不敢擾其鋒也。彼雖懷驚人絕技。却不外露。故鄉間罕有知之者。嘗有童子放牛。牛發狂追童。童急奔菴。間不容髮。達善出。用手劈之。牛斃地。自後外間始知其為非常人也。生平力事田地。雖盛暑嚴寒不怠。置田產至四十餘畝。皆其辛苦所得也。晚年捐出三十畝。與奉化孤兒院。即居是院。杜門念經。不與世事。民國二十二年圓寂。壽九十餘歲。余聞達善為僧。不作佛事。不化緣。雖非高僧禪師。亦可謂有異於世俗縹素者矣。

明。邑人戴德彝。洪武甲戌進士。授翰林院編修。陞侍講。拾遺補闕。直聲振於朝。改監察御史。革除間改左拾遺。靖難兵既迫。與黃子澄齊泰萬孝孺練子甯胡激韓永等。日夜畫策防禦。後俱死難。初。其弟德佑往省之。適燕兵入都。遂亦死難。德佑妻項氏。知必及禍。乃召族人。急焚戴氏族譜。令各避去。并其二子匿之。使者至。索戴氏族譜。欲各捕之。氏以無譜對。使者痛刑之。執語如初。乃以火燬鉗燒之。胸乳皆爛。體無完膚。卒不承。於是罷其事。至今其後裔甚昌繁。仍聚居城中。有進士牌坊在西街嶺。余嘗往察之。

南宋誤國宰相賈似道。浙江天台人也。同學天台張君如意。爲余言。似道嗜嗜象棋，居家時。劃廳爲棋盤。以

## 記鐵臂李事

蔡成璋

鐵臂李，北陵找溝鎮人也，生於讓清道咸間，累世業農，有田百畝，自食其力，數口之家，融融如也，李少時，會讀書，略識大義，輒棄去，好技擊，鄰村有拳社，每遇塾課往觀，父母束之嚴，時撻之至出血，卒不改，久亦聽之，拳社教師某，因齊魯健兒，得少林嫡傳者，以李體堅心專，性尤忠坐，迥異常兒，特愛憐之，盡其技以授之不稍隱，未三四年，李盡得其秘，拳師歸，李益刻苦自修；父母爲之立室，未幾父母相繼逝，服闋，李乃摒擋作行漫遊，東南至淮陰，開步街巷，見洋煙館內，一煙僮正箕踞煮煙膏，旁堆小竹管長短不一，僮輒對其二指箝裂之以續燃，心異之，欲試其能，潛至其後，履其衣緣，僞與語購煙事，其人遽起，仆矣，君笑曰：駭豎，技止此哉，居旬餘，無所遇，折而西，迤邐抵商邱，渴甚不得飲，繞道旁古剎園中之菜蔬嚼之，一小沙彌自寺中躍出，且前且督，君忿甚，欲擊之，憐其稚，第責之曰：小和尚太猖獗矣，行客以渴故，食汝一菜蔬，所值幾何，佛言方便者

鐘僕婢妾爲棋子。男女分列對壘。己與妻則爲棋中將帥。指揮衆人。往來進退斜行直前。一如著棋。以決勝負云。

何在，沙彌聞言愈怒，且握拳作欲擊狀，李思將有以懲之，忽一三十許和尚出，濃眉大目，肩闊腰圓，高逾常人，巍然若守山門之章獸也者，叱沙彌去，且揖李謝小徒無狀，再三肅李入寺稍憩，從之至方丈，周視室中陳設，頗精雅，正款曲間，另一沙彌來，報席已具，乃肅君入席，席間珍羞錯列，備極豐隆，和尚踞主位，箸未停揮，杯未停舉，口講指畫，滔滔如也，其食最宏，倍常人，席撤，謂李曰：觀子豪俠士也，願有以相教，李遜未能，數強之，乃與試，才接手，卽心知其不已弱也，門方酣，僧忽擲一頭來，李知不可當，側讓之，牆已洞矣，和尚下拜曰：子技誠佳哉，曩者僧嘗自許無能逃予之頭者，今子能從容逃之，無稍損，今而後僧不敢言技矣，因益與君厚，止君於寺，朝夕相對，怡然也，李思和尚之言雖如此，無術以壓服之，恐其另出他技以窘我，忽憶寺前碑，長逾丈，厚可一尺七八寸，闊倍之，估其重必數千斤，可藉以售吾技，暇無人時力撼之，如是者數日，碑卽動，再撼之則欲傾，



亟扶正之，培其土焉，行日，僧酒餒之，且送之門，李背碑俯身拜，臂抵碑，故用力，碑傾斜，僧色變，顛聲曰：我固以子爲能而友之，何竟以此辱我也，行矣，勉之！十年後，吾自投府訪子矣，君時亦知悔，無如何，僇遊歸，益飲迹若不能言者，日唯芸田，早出莫歸而已，久之，亦淡忘往事，一年夏晚，挾繩牀納涼門前隙地，仰看北斗，高朗整澈，微風悠悠然，沁人腠理，意得神往閒，頓有所憶，脫口自語曰：吾何健忘乃爾耶？噫昔和尚十年之約，得毋已臨頭乎，乃僇集鄰里家人於庭，告以前事，且謂僧技高，已本不敵，今加以十年苦鍊，復挾復仇狠心，吾將不免矣，衆聞言，皆驚譁，家人尤駭極而泣，李忽笑然曰：勿爾，吾有命在，設吾不當死，十僧不足以死吾也，然，亦不可以不備，遂市棺置中堂，張靈帳供祭如喪家，勸家人服喪如制，預囑鄰里，如有和尙來問余家者，則以已死對，布置妥，又旬日，李方戴笠持鋤，耨草田間，偶仰首，見一僧施施然自遠來，心知訪己者至矣，乃稍按笠簪及眉，耨草如故，欲有以避其目也，良久，僧至，向李詢李某居址，李乃易聲詭對曰：嗟乎！和尚殆李某友耶，卒已逾月矣，第其柩當未葬也，答語已，側目睨僧，見其

略焉若有所失者久之，暗然曰：早知如此，吾鐵頭和尚十年苦功，千里跋涉，果何爲者，雖然，李君吾友也，烏可以不弔，願子以李君之里居告吾，吾感子也，君僞以迂道告，俟和尚去，即披步歸，促家人守靈待，已則避之他室，須臾，和尚持紙錢來矣，至靈前化紙錢，膜拜起，舉食指擊棺首凡三，且擊且喃喃自語，似恨李死之早也者，叩畢且去，猶回首作猶笑，家人慮與周旋，掉臂不顧也，使人瞰其已就道，意其擊棺也必有故，開視之，預置磚石其中者，已粉屑碎矣，李昨舌久之，願戒子姪輩慎勿得如已少年時之孟浪也，故李之後人皆循循能有禮讓風。

鐵臂李事，友人孫君爲余言，且謂聞諸父老，佚其名，因其臂能傾碑，稱之者，遂曰鐵臂李云；餘灰室主人曰：鐵臂李何嘗鐵臂哉，若鐵頭和尚，乃真鐵頭耳；然鐵臂李能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卒得免於和尚鐵頭之一擊，劉季謂項羽曰吾嘗門智不鬥力，豈不然哉，唯和尚不宥死人猶欲碎李尸以洩憤，行且回首作猶笑，忍哉！然則世之作慈悲相者其中或蘊蓄無數之猶笑與狠心，勿爲其鐵頭之一擊則幸矣！

# 詩

感時四絕集陸放翁句

歐陽革辛

憂國涕零空自知。秦關北望不勝悲。遺民淚盡胡塵裏。惟  
願無人用岳飛。

憂憤張巡嚼齒空。但悲不見九州同。中原成敗甯非數。  
眼山河夕照紅。

大事竟爲朋黨誤。遺民猶望岳家軍。燈前撫卷虛流涕。如  
此江山坐付人。

盤槩橫戈一世雄。變名學劍十年功。丈夫未死誰能料。地  
關天開指顧中。

醉後遺懷

天付疏狂一酒徒。三年偃蹇臥春湖。舉杯白眼吳天小。引  
吭高歌醉膽粗。射虎南山希李廣。折兵函谷笑哥舒。中原  
誰共論生死。要洗關河掃逆胡。

憶姑蘇春遊

秦桂祥

東風拂面解朝醒。策馬春郊取次行。記得去年寒食節。輕  
烟細雨上天平。

月夜瀟關

數點流螢似碧燐。遠聞狂犬吠猶疑。無情最是娟娟月。偏

向闌干照恨人。

秋日雨後遊無錫公園作

連朝風雨不來遊。今日來遊雨正收。偶向倚虹橋上過。殘  
荷衰柳不勝秋。

對菊

霜降黃花朵朵開。枝枝是我手親栽。典衣欲買花雕酒。一  
朵黃花醉一回。

雪夜

愛煞霏霏雪。客中誰共看。不知寒透骨。猶自倚闌干。

西湖雜詩乙亥春作

何濟勳

蘇堤春曉

五更帶夢踏蘇堤。煙翠濛濛眼欲迷。行盡綠陰天未曉。第  
三橋外亂鶯啼。  
閒吟曳杖獨徜徉。破曉湖濱意味長。霧鬢雲鬟煙水碧。宛  
如西子待晨妝。

龍井品茗

此是平生第一杯。傾將龍井滌塵懷。形骸放浪君休笑。踏  
破名山兩鐵鞋。

飛來峯

飛來峯上獨徘徊。笑向山靈喚幾回。已是飛來飛不去。他

年還得我飛來。

雷峯塔遺址

嘯傲湖山望眼空。芒鞋竹杖踏雷峯。叢林掩靄啼棲鳥。瓦  
礫零星點落紅。塔影何時沈綠水。波光千古笑春風。徘徊  
幾度空歸去。忍聽南屏報晚鐘。

泛舟太湖

唐建祖

勸夫打棹客吹笙。水樂聲中最有情。浪急不知舟已去。山  
移認樹能行。何時拋却羈身事。盡日遨遊了此生。羨煞  
漁翁逐烟水。一竿風月有誰爭。

秋夜旅懷

落葉蕭蕭客思。歸鴻嘹唳更傷神。可憐今夜朦朧月。偏  
照他鄉寂寞人。無力秋聲聲哽咽。傲霜庭菊骨嶙峋。何因  
覺得盈觴酒。繞我胸中萬苦辛。

對月

奮劍無成事可憐。寒衾孤枕忽三年。憑欄笑問梁溪月。還  
照離人幾度圓。

別梁溪

梁鴻溪畔綠絲柳。曾爲行人贈別離。今日我行誰贈我。狂  
風吹折兩三枝。

春日山遊

錢保康

爲愛春山好。行行上翠微。崖懸松倒立。天闊鳥迴飛。嫩  
樹遮煙幌。雲潭帶夕暉。由來幽興極。隨意坐林霏。

升高彌四望。寂歷少人行。薄霧生虛壑。微風發竊聲。蘭  
因當路折。泉自在山清。相對忘言坐。悠然遣世情。

蘭若風霜古。疎林傍石橋。香臺含落景。迸水絕塵囂。灼  
灼花明眼。娟娟蝶舞腰。欲求方外宿。何必赤城遙。

永日愁難住。生涯有盡時。看山幾度好。惜景轉多思。野  
鶴歸何晚。懶雲去故遲。年年春色在。人事復誰知。

客次雜感

雨過平蕪綠滿堤。淡雲籠罩夕陽低。桃花細落懷人面。柳  
帶輕搖繫馬蹏。客裏春光傷寂寞。眼前景物轉淒迷。勞生  
獨惜嗆泥燕。日暮翻飛東復西。

斜陽一角背溪村。雲樹週遭靜閉門。野水惟聞魚潑刺。菰  
花時共鳥飛翻。應知徑曲憚人問。安得身閑避世喧。治亂  
無關迎送絕。忘言長對盞晨昏。

閨詞

日斜庭樹欲棲鴉。芳草萋萋萬里賒。月上樓頭渾不覺。隨  
將心事卜燈花。

湘簾半捲試新妝。風動池荷拂檻香。欲語閒情先怯顧。笑  
將團扇打鴛鴦。

過和合坊 滬街名

粟孚

斜陽點點映街西。正是春燈欲上時。記得故人家此處。西  
隱話後各天涯。

苦雨

不斷簷間滴滴聲。擾人多少客中情。夢回響遍虛廊屐。知  
是本朝未放晴。

重九登慧山

鄂怡惠

落葉蕭蕭滿道中。吟情飛上慧山峯。清泉如寫閒僧態。傲  
菊猶存處士風。湖水蒼天渾一色。石門磴道疊千重。白雲  
無禁思親感。楚尾吳頭目欲窮。

游望頭渚

江南春色碧雲天。好與湖山結酒緣。綠樹參差鳩喚雨。微  
風淡宕柳如煙。倦游花港停蘭棹。乘興高樓狎醉仙。最是  
惹人留戀處。波光激瀾夕陽邊。

紀夢

危樓困坐百無聊。手倦拋書午夢遙。萬馬奔騰來枕畔。不

知急雨打芭蕉。

燕慧山口占

細雨輕煙鎖翠岑。小樓煮酒且高吟。三千珠履今何在。泉  
水潺湲自古今。

題古寺圖

張惠藻

是否南朝餘佛寺。參天古木綠成陰。老僧攜杖飄然去。行  
到翠微深復深。

春遊

王慎庵

春風裊裊馬蹄輕。小店孤村處處行。數點青山今古恨。一  
灣流水往來情。巡檐不異雙飛燕。出谷粗同二月鶯。延佇  
白雲親舍遠。感懷不覺淚盈盈。

留別諸友

王淵

綠陰瑟瑟透新涼。一曲驪歌欲斷腸。離合悲歡原似夢。利  
名得失更何常。窮經有志容傳習。濟世無才合退藏。他日  
相逢休道此。嗚嗚話別踏神傷。

# 現任教職員一覽表

姓名	字	籍貫	職	務	履	歷	通	訊	處
唐文治	蔚芝	江蘇太倉	校長	前南洋大學校長	本校	無錫七尺場			
錢基博	子泉	江蘇無錫	校務主任	前國立清華大學教授	本校				
馮振	振心	廣西北流	教務主任	前北流中學校長 國立暨南大學教授 大夏大學教授 交通大學教授	本校				
陳衍	石遺	福建閩侯	教授	前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廈門大學教授	蘇州胭脂橋毛家弄				
顧惕生	原名實	江蘇武進	教授	前東南大學教授	南京尖角營				
楊鐵夫	以字行	廣東香山	教授	前任桂林中學監督 中山師範校長	上海百老匯路公和祥碼頭賬房轉				
葉長青	長卿	福建閩侯	教授	前金陵大學教授	本校				
陸修祜	景周	江蘇太倉	教授兼秘書	前南洋大學教授	本校				
錢萼孫	仲聯	江蘇常熟	教授	前大夏大學教授	本校				
王保謨	慧言	江蘇太倉	教授	歷任江蘇省志局分掌蘇州振華女子中學教員 中央大學教育學士 曾任浙江省立民衆教育實驗部主任 國立浙江大學講師 現任江蘇省立教育學院講師	本校				
馬祖武	繩之	江蘇南通	教育學講師	訓練總監部特派無錫區總教官	無錫教育學院				
羅伯陶		湖南	軍事教官	前任江西省立工業專科學校軍事教官兼訓育主任	本校				
幸鵬雲		廣東	軍事教官		本校				
曹銓	次菴	江蘇無錫	書法教師	前無錫師範學校教員	無錫圖書館前				
李惕平		江蘇無錫	黨義講師	無錫縣黨部常務委員	無錫四郎君巷				
侯鴻鈞	敬輿	江蘇無錫	國技教師	歷任無錫勸學所勸學員 縣立初級中學教員	無錫四郎君巷				
黃竺初		江西萍鄉	軍事助教	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十師三十旅六十團一營二連上尉連長	本校				

吳良澍	澆亭	江蘇溧陽	訓育	歷任江蘇省立第三第六中學教員及第四師範教員江蘇特設藝術專科主任南京美術專門教員國立中央大學教授	本校
高文海	涵叔	江蘇無錫	會計	前東林三師附小教員	本校
俞漢愷	純齋	江蘇無錫	庶務	前任廣西龍州省立第七中學訓育主任	本校
秦秉衡		江蘇無錫	校醫	無錫療養院長	
王紹曾	介人	江蘇江陰	圖書館管理員	本校畢業前商務印書館編輯	本校
王桐蓀	彤生	江蘇江陰	圖書館管理員	本校畢業	本校
姜謀深	謀深	江蘇無錫	書記		本校
聞駿材	豹齋	江蘇太倉	書記	本校畢業	本校

# 學 術 世 界

月 出 一 冊 定 價 二 角

全 年 二 元 郵 費 在 外

世者時間分別之稱界者空間部份之名有時間與空間不能成爲世界蓋必有待乎學術也學術在於自覺覺人而其要尤在於互相討論以文會友本校前教授北流陳柱尊先生即本此旨創辦學術世界闡明學術發揚文化第一卷第一期業已出版計分通論述學文苑專載通訊談叢世界學術消息世界學者介紹等八門內容極爲豐富本校校長教授等均有著作刊登誠爲研究學術之導師良友也

預 定 處 上 海 世 界 書 局

# 同學錄

## 三年級

姓名	字	年齡	籍貫	通貫	訊處
王慎庵		二七	江蘇東台		東台林家橋
王潤	素行	二二	江蘇無錫		無錫石皮巷四號
任以鋼	秉成	二三	江蘇宜興		宜興大人巷十六號
向長華		二三	江蘇江陰		江陰城內青果巷三號
李亞崑	孤桐	二三	安徽滁縣		滁縣公館巷一號
柯浩勳	濟	二四	廣西上金		廣西上金縣正街
胡嘉娃	堯瑞	二四	浙江奉化		奉化松林區方門通結崎
郝立人	問愚	二二	江蘇鹽城		揚州黃家園一號
徐炎文		二三	安徽廬江		桐城東湯池三十里埠
徐林	孟武	二五	安徽廬江	上	
徐景賢	謹言	二五	江蘇宜興		宜興西庵巷光祿第
張人駿	白尸	二五	江西贛縣		贛州南大街卅五號轉
張建中		二三	江蘇揚州		文明巷第二號
張蕙蕪		二三	江蘇無錫		無錫西城分壩東離巷
秦桂祥		二六	廣西博白		博白文橋街一號轉

## 二年級

姓名	字	年齡	籍貫	通貫	訊處
唐建祖		二四	廣西邕甯		甯甯共和路一四九號
粟孚	次松	二四	湖南邵陽		上海赫特麥司脫三四一弄八號
童魁	紹鍾	二九	江蘇江都		鎮江北岸大橋鎮童家河
萬肇康	希齡	二四	江蘇泰興		泰興刁鎮樹德堂轉
黃源徵	石溪	三九	江西豐城		江西樟樹鎮觀上圩洲上村
邵怡惠	崇夏	二六	廣西柳城		大埔圩鄭和益
錢永之		二二	江蘇無錫		光復門外張巷一七號
錢寶康	玉如	三十	江蘇常熟		常熟鹿苑東街
盧景純	伯雅	二二	江蘇如皋		南通掘港磚橋西
蔡成璋	玉輝	二六	江蘇宿遷		宿遷埠集轉同安圩
饒甯人	正武	二七	江蘇沛縣		沛縣教育局轉或豐縣寶樓號轉
戴漢傑	格仁	二七	江蘇溧陽		溧陽雙橋汪廣大號轉
顧邁修		二六	江蘇吳江		盛澤北浜州號
龔權	心衡	二四	安徽滁縣		津浦錢島衣大生堂轉
歐陽革辛		二四	廣西平南		廣西平南縣歐氏公館



王卓如	立生	二三	江蘇常熟	常熟西門灣湧源號轉六房航巷	沈錫九	禹章	二三	安徽潁上	潁上縣鹽店巷十八號
王宗禮	典三	二四	江蘇泰興	泰興河頭莊	沈訥		二二	上海市	上海小西門江陰街祥齡里八號
卞長鵬		二二	江蘇泰興	口岸大四莊	武宗燦	剛峯	二〇	江蘇銅山	徐州南門外奎西巷五十五號
孔昭庚	耀西	二六	江蘇泰縣	泰縣鐘樓巷	金敬素	亦旂	二二	江蘇常熟	常熟城內大步道巷
方恭綏	履通	二三	江西南昌	九江丁官路八十九號	邱茂森		二二	浙江龍游	龍游靈山華大昌號轉寺下
王國彪	炳文	二〇	江蘇吳縣	蘇州古市巷九十一號	邱鏡平		二四	江蘇海門	海門三陽鎮邱宅
卞敬業	勤生	二〇	江蘇江都	鎮江轉嘶馬鎮南場	姚景文		二二	江蘇溧水	溧水牛場口慎餘源醬園
王錫章	逸羣	一九	江蘇崇明	崇明城內富民街	洪長佳		二〇	安徽涇縣	南京長樂街六十六號
王續武	若可	二三	江蘇南通	南通縣壇巷	宮傳瓚	玉珊	二三	安徽懷遠	安徽蚌埠轉洛河街宮萬盛大房
史惠南	惠儒	二〇	江蘇宜興	宜興西尤場巷十號	徐恩濤	觀濤	二四	江蘇泰縣	泰縣北門外老漁行鎮
史龍雲	俊才	二七	江蘇宜興	宜興官村詔巷	徐谷	小陵	二三	江西上饒	上饒南鄉黃市鎮郵櫃轉
左桂華	又明	二四	江蘇泰縣	泰縣忘私鎮	孫易	百朋	二〇	安徽壽縣	壽縣梁家拐十一號
包槐森	蔭庭	二四	江蘇武進	戚墅堰橫山橋第五區公所轉	倪雲裳		二二	江蘇無錫	無錫槐樹巷
任家梁	廈成	二三	江蘇吳江	上海法租界恩理和路卅號蘇州蕭家巷四十五號	張可久	耐山	二〇	江蘇無錫	無錫張涇橋
吳方鈞		二七	浙江奉化	浙江湖州梅溪萃豐木行	陳玉清		二四	江蘇泰縣	泰縣西倉汪恆順轉
吳自予		二七	四川安岳	無錫西水關地橋南十一號	陳松英		二〇	廣西北流	上海徐家匯交通大學陳柱符先生轉
吳雨蒼	霖生	二〇	江蘇吳縣	無錫槐樹巷三號蘇州花萼里	陸昌賓	義賓	二二	南京市	南京城內馬道街
宋恩培	紹周	二五	江蘇常熟	常熟鹿苑	陳起昌		二四	廣西北流	廣西北流民樂郵局轉
何爲龍	肇祥	二五	廣西博白	博白東圩恆盛轉英橋同興隆六良村	康視遠	慕陶	二二	江蘇如皋	如皋薛庵郵局轉

陶鍾秀	君毓	二〇	江蘇無錫	無錫北門後竹場巷十三號
章松齡		一九	浙江餘杭	餘杭倉前
莫善述		二二	廣西博白	博白東圩恆盛轉英橋同興隆轉上埭村
崔龍	雲潛	二〇	江蘇武進	武進周線巷
彭天龍	鶴濂	二二	江蘇金山	金山涑涇西市衛生藥材對門莊學淵轉
覃克己		二三	廣西南甯	南甯德鄰路世昌號轉四塘朝川學校轉交
喬選	德江	二四	江蘇句容	丹陽寶堰鎮恆升茂布號交
葛昌基	建華	二二	江蘇溧水	溧水同人磁器號
楊同蘇		二三	江蘇如皋	如皋慈竹廬
楊家興	幼安	二〇	江蘇溧水	臨時通訊處上海老四門中藥路標準公司轉承久通訊處南京安品街七號
葉焯白	蔚拔	二一	江蘇江陰	無錫楊舍集宅
虞壽勳	仁齋	二四	江蘇金壇	金壇矢巷
趙宗湘	鐵帆	二四	江蘇阜甯	阜甯東大街
趙家駿	德良	二三	江蘇泰興	泰興新鎮市轉
潘振元	抱一	二五	江蘇常熟	常熟城內青果巷四十號
蔣家埭		二二	廣西北流	廣西北流民樂來安轉
劉斯楠	梁選	三一	江西奉新	奉新不牌樓義孚煤油公司轉
錢大成	希英	二二	江蘇常熟	常熟西山塘涇岸
錢君白	潔人	二〇	江蘇江陰	江陰布政坊巷

國專月刊 第一卷

盧寄瀛		二五	江蘇泰縣	泰縣城內大林橋
錢韻蘭	可澄	二四	江蘇宜興	宜興周鐵橋
謝之勃	惕齋	二三	浙江慈谿	浙江甯波六家埠
謝學裘	駿良	二一	江蘇江陰	江陰城內文昌巷
戴傳安	筱堯	二〇	江蘇鎮江	揚州粉妝巷二四號
韓寶榮		二〇	安徽巢縣	蕪湖北岸河沿街二〇二號
蘇登輝		一九	江蘇鎮江	鎮江演軍巷六號
顧士樸	存梅	二十	江蘇無錫	無錫歡喜巷顧宅
顧時	亞先	二四	江蘇武進	常州西門外夏莊橋
龔永日		二三	廣西興安	廣西興安大溶江陶惠昌號轉六洞東村

### 一年級甲班

姓名	字	年齡	籍貫	通訊處
刁道宗	宗周	二一	江蘇丹徒	丹陽寶山鎮義昌號轉
吳文殊		二一	浙江東陽	浙江東陽縣紅椿樓前
吳希鞠	自求	二一	江蘇江陰	無錫顧山裕大廠內
吳家駒	嘉愚	一九	江蘇無錫	無錫甘露鎮或無錫南門外陋巷四號
李劍	希康	二三	江蘇東台	如皋角斜汪恆泰號轉
李士杰		二一	江蘇江陰	無錫后陸鎮或蘇州西白塔子巷七十四號
李光九	野樵	二二	江蘇東台	如皋角斜汪恆泰號轉

第五卷 八五

- 周少雲 嘯風 二〇 安徽合肥 暫寄本校
- 周孝廉 二四 江蘇句容 句容王莊鎮
- 周嘉志 士心 二五 廣西鬱林 鬱林南橋鎮真轉
- 余漱石 二〇 江蘇無錫 無錫北大街日升山房內
- 金漢聲 二三 江蘇無錫 無錫南門大街
- 姜浩生 江蘇無錫 梁陽恆升
- 胡一德 二〇 江蘇南匯 上海浦東下沙鎮
- 胡尚志 二三 江蘇無錫 無錫南門外板橋鎮仙河頭
- 徐善同 舜揚 十九 浙江平湖 平湖過家浜
- 郝玉儂 欲龍 二一 江蘇寶應 寶應西槐樹巷
- 陳光漢 二三 浙江永嘉 溫州雙穗郵局
- 陳其昌 一九 江蘇無錫 無錫大婁巷四十五號
- 陳顯道 天之 二〇 江蘇如皋 如皋石甸
- 梁立楷 二六 廣西邕甯 邕甯良慶郵務所轉
- 通恬新 二一 江蘇無錫 無錫中市橋上塘二十六號
- 陸家唯 梁川 一八 江蘇崑山 蘇州陳墓鎮
- 鄧擢西 檢亭 二四 廣西龍州 龍州兩街雲隆號轉
- 張光旦 一九 江蘇江陰 無錫璜塘鎮萬和燭號
- 張廣生 二一 江蘇如皋 如皋東門張榮昌南貨號
- 詹世法 準平 二三 江西樂安 江西豐城縣城內黃家巷一號

- 黃嘉真 二二 江蘇無錫 無錫花園弄三號
  - 少華 二四 廣西南甯 南甯三城街王華堂號
  - 公略 一七 浙江嘉興 嘉興洲東門
  - 正德 二四 湖南沅南 南京行口街老坊巷四號
  - 劉先 二七 江西信豐 信豐小江城保和堂轉
  - 劉錦坤 定國 二五 江蘇武進 武進德安街弄仙弄衡廬
  - 蔣鍾芳 二〇 同上
  - 蔣德芳 二〇 同上
  - 魏板葆 二二 安徽蕪湖 大花園大慶公司
  - 戴雙情 心裁 一九 安徽盱眙 南京古鉢營八號
  - 蕭琪 洪邁 二二 江蘇常熟 常熟虹橋下塘
  - 龔其華 二五 江蘇無錫 無錫永興巷九號
- 一年級乙班**
- | 姓名  | 別號 | 籍貫   | 通訊處                  |
|-----|----|------|----------------------|
| 于江東 |    | 山東昌邑 | 山東昌邑于家部或南京湖北路三百三十號之一 |
| 王璞  |    | 江蘇江陰 | 江陰青陽借材會              |
| 王后德 |    | 江蘇丹徒 | 蘇州金獅巷二十一號            |
| 王之甫 |    | 江蘇碭山 | 碭山縣迴龍集               |

王先獻 瓊望 廣東樂會 瓊州嘉積瓊文樓書局  
 宋安邦 介藩 江蘇松江 上海小東門大成綢局  
 朱硯樵 江蘇贛榆 贛榆青口同春號  
 李醉芳 安徽無為 蕪湖土土橋轉湖隴鎮  
 吳均之 修安 江蘇金壇 金壇永康號  
 吳榮成 江蘇泰興 泰興黃橋吳恆豐行  
 吳祥豹 民輝 浙江嘉興 嘉興鳳鳴橋  
 吳常薰 湘君 安徽合肥 無錫鹽務商巡隊督察長署  
 吳翼清 福鶴 浙江海鹽 硤石百步亭  
 余鑑方 逸翹 江蘇邳縣 邳縣徐塘同記轉王場  
 周雲生 元龍 安徽廬江 廬江桑園街十三號  
 杜厚德 江蘇無錫 無錫學前街塔方橋  
 高 樹 盤根 浙江嘉興 嘉興楊柳灣十三號或嘉興大昌  
 袁保銘 江蘇無錫 無錫北坊前鎮  
 徐興業 世忠 浙江杭州 杭州飲馬井巷五號  
 徐毓梅 敬茲 江蘇武進 常州周線巷四十號  
 徐載嵩 伯嶽 江蘇高郵 高郵胡西塔兒集  
 夏維梓 浙江嘉興 嘉興濮院  
 陸培惠 江蘇武進 常州廟巷二號  
 柳承和 景惠 江蘇吳縣 吳縣西支家巷十九號或吳縣木

俞學祖 硯厂 江蘇吳縣 吳縣府前街七十九號  
 陳其郊 景宋 江蘇如皋 如皋霜甸永茂樂號轉  
 陳荔英 廣西北流 上海徐家匯交通大學二進洋房  
 焦德一 江蘇贛榆 贛榆城內侍城坊九號  
 覃克成 放生 廣西賓陽 賓陽蘆圩新興街單作興號  
 黃 敦 后關 江蘇興化 興化北小街  
 黃光燦 惠威 湖南長沙 長沙菜園新軍路七十一號黃  
 鄧夏鳴 玉 安徽合肥 合肥膠巷  
 蔣祖怡 浙江富陽 富陽新關郵  
 郭泰庚 清寶 江蘇金壇 金壇直溪橋郭同春  
 馮蕙心 廣西北流 本校馮振心先生收轉  
 趙恩壽 江蘇無錫 無錫北門外江陰巷張泰號對面  
 虞敬琦 江蘇鹽城 鹽城裴劉莊轉虞家莊  
 劉建農 訓咸 江蘇阜甯 阜甯大建輪船局方同興轉  
 樓仁愛 浙江義烏 義烏城東  
 鄒慶培 安徽當塗 當塗護駕墩或南京八府塘卅七  
 蕭 江 江西高安 高安北城營前街袁公祠側蕭坊

補習班

姓名	字	年齡	籍貫	通處	林貽楷	周祖經	姚振文	徐章塔	陳琨	陳綱	陳杰	陳介	陳康仲	高同慶	孫珊華	袁克棟	唐繼鼎	陸汝挺	郭文衡	郭泰仁	張彬泰	張懷民	張能涵	鹿世京
丁邦壽	岱	二一	江蘇泰興	泰興黃橋鎮鑫茂源轉	二十	福建南安	二十	浙江海甯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王思和		二十	江蘇泰縣	泰縣姜堰王公祠	二十七	江蘇武進	二十	浙江海甯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王榮輝	履彤	二六	江蘇鹽城	鹽城上岡滄浪池成大轉	二十七	浙江海甯	二十	浙江海甯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王懋修		二十	安徽涇縣	涇縣龔莊	二十七	湖南沅江	二十	湖南沅江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方華春		二二	浙江富陽	富陽環山分局	二十七	湖南藍山	二十	湖南藍山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文平泉		二二	廣西鬱林	北街安祥店轉	二十七	江蘇無錫	二十	江蘇無錫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巴怡南		二十	江蘇泰興	泰興城內紅袍街	二十七	浙蘇紹興	二十	浙蘇紹興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朱伯寅	少謙	二四	浙江蕭山	蕭山爪羅壘大昌醬園轉	二十七	江蘇興化	二十	江蘇興化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朱為濟	仁川	二四	廣西博白	博白縣城內西城角達德堂	二十七	江蘇無錫	二十	江蘇無錫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朱毅		二十	江蘇泰興	泰興西門米恆益轉交大楊莊	二十七	江蘇無錫	二十	江蘇無錫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朱茂珍		二二	安徽涇縣	蘇州張果老巷二號	二十七	廣西平南	二十	廣西平南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阮治安	勉齋	十九	安徽無為	蕪湖轉劉家渡鳳凰頸阮恆豐木號	二十七	安徽廬江	二十	安徽廬江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沈澄	鏡清	二十	江蘇吳縣	蘇州城內燕家巷十四號	二十七	江蘇武進	二十	江蘇武進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鄭維谷		二三	江蘇常熟	常熟港口	二十七	江蘇江陰	二十	江蘇江陰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吳方圻	亞崙	二一	江蘇泰興	泰興北門舊武署前	二十七	安徽無為	二十	安徽無為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吳士選	履選	二十	江蘇如皋	如皋縣車馬湖	二十七	安徽婺源	二十	安徽婺源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李明輝	師水	十九	湖南湘潭	上海北浙江路南陽里十號	二十七	安徽和縣	二十	安徽和縣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李蘇		二十	江蘇鹽城	鹽城縣建陽鎮	二十七	江蘇興化	二十	江蘇興化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邵體欄		二十	江蘇泰興	泰興城內銀定巷	二十七	江蘇銅山	二十	江蘇銅山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容縣務市埠營轉

廈門安海皇恩境正勝鐵鋪

常州奔牛司前街姚宅

浙江硤石生生醫院內

沅江望湖門三十三號

藍山城北陳氏族校新校舍對面井三號

蕩口盛家橋轉南上

紹興探花橋橫街卅四號元仁堂廳東烏竹絲門內

興化中原才子坊北

無錫西溪下

無錫駐聽橋一號

平南思旺錦綉號轉

廬江東門外崔道生堂轉

常州局前街一二六號

無錫顧山西街

蕪湖對江無為城內崔凌雲交

無錫藕塘橋興昌裕木行

南京轉和縣

興化唐子鎮

徐州城東北賈汪德震恆轉

曹小童	二十	江蘇無錫	盛巷二十八號	趙鑫源	養正	二十	江蘇泰興	泰興口岸
夏緯瑜	十八	江蘇江陰	無錫田基浜十六號	鄭孝綸		二十	上海市	上海梅白格路六十三弄二號
惠光遠	十八	江蘇無錫	無錫南門巡塘鎮或南門鼎昌絲廠	盧鑄人	二三	安徽無為	蕪湖荻港五復和布號轉江北	
黃天鵠	二三	廣西桂平	桂平五甲街均如意轉麻洞乾生財轉福華社	薛有功	十六	江蘇江陰	澄錫路塘頭橋昌里村	
楊玉鈞	十九	江蘇東台	東台寶家樓北巷後	薛寶潤	十九	江蘇無錫	城內後西溪十二號	
楊向時	十八	江西豐城	豐城合昌醬號交	謝康侯	二四	江蘇泰興	泰興宜鎮	
溫鴻	十九	浙江吳興	浙江吳興南潯鎮百間樓河東七十二號	謝逸民	十八	江蘇泰賢	泰賢三官塘	
虞斌麟	二二	江蘇無錫	南門外陋巷二號	顧維城	十六	江蘇無錫	無錫楊巷顧宅	
康頤	十九	廣西南甯	南甯共和路東二里三號	龔留雲	十九	江蘇無錫	西門日暉巷四號	
劉俊	十九	安徽和縣	和縣南義旗					

國貨香煙中之領袖

# 白金龍

可  
烟  
口  
味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 保 留 版 權 禁 止 轉 載

## 價 目 表

特大號 另 定	期學一	每册	一
	册五	自取	四角
	郵	取	五角
	五	角	

之四分	頁半	頁全	尺 寸 位 地	
			封 面	內 後 封 後 內 別 特 通 普
		元十二		
		元十二		
	元十	元六十		
	元十	元六十		
元四	元六	元二十		

### 國 專 月 刊 廣 告 簡 則

- (1) 廣告如須製版費由委登者自理
- (2) 長期刊登另訂折扣以示優待
- (3) 廣告刊登於本刊出版樣本送到後憑合同收取
- (4) 廣告刊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期交付
- (5) 廣告中西字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書寫以免錯誤
- (6) 委登者如欲廣告部代擬格式字句亦可惟登載後不得批評非議
- (7) 如有商詢請與廣告主任任家梁君接洽

## 國 專 月 刊 第一卷第五號

(畢業專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一日出版

◎定價大洋壹角伍分◎

編 輯 者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

發 行 者

無錫國專學生自治會

印 刷 者

無錫民生印書館

經 售 者

各大書局



### 本校叢書價目

通鑑紀事本末書後陳衍著	一元四角
孟子概要陳鼎忠著	五角
史漢文學研究法陳衍著	五角
禮記大義唐文治著	一元
十三經提綱唐文治著	一元
周易消息大義唐文治著	一元
莊子新義朱文熊著	一元二角
老子通證馮振著	四角
名家五種校讀記錢基博著	四角
文心雕龍校讀記	四角
文史通義注葉長青著	一元

以上皆實價

### 本校寄售書價目

陸桴亭先生遺書唐若欽先生校刊家刻本	
毛邊紙實價八元 重太紙實價五元 郵費六角	
性理學大義唐蔚芝先生著	定價二元七折
石遺室詩文集陳石遺先生家刻本	實價三元
石遺先生自訂年譜同上	實價一元二角
攷工記采證補疏同上	實價五角
說文舉例說文采證說文重文管見同上	
	實價一元五角

尙有多種

目錄備索